

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七十三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戊申朔

三法司集中府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先是二十九日內閣議發書與三法司明
日中府會審熊王當以公道不可徇情

是日三法司會審

河南道王問先審何人衆位一躬王同大理寺出位一步問與熊芝崗過來熊廷弼一跪就起廷弼言從田間起原議住扎山海無可奈何出關職見廣寧撫臣不守而奔職恐山海有微罪之難離先並不曾議職住扎廣寧如原議我住廣寧罪亦難解一躬投一招揭又呼王廷撫過來王化貞跪下大哭職在廣寧屢言大戰如經台先聽我的主意率大兵過河一戰成功河東寬大得戰河西地土窄小難以征戰且奴首過河廣寧

危在旦夕。經台領西兵而來救援。職聽之。歡喜不盡。不
幸熊經略先來。次后竟然逃回。此罪歸于廷。爾不干化
貞也。投上一揭亦一
躬而過各候堂審。

我師復新都縣○奢寅敗走成都圍解。

復遵義府

時賊首符國貞屢為官兵所挫。綏陽任知縣督丁文明
等運攻。又聞大兵且至。賊宵遁歸寨。任知縣請萬三府
入城。隨議
進復桐梓。

涪潭賊降

按涪潭為川貴險要。時有叛民王倫引賊焚劫地方。殺
掠人民。都司陳一龍退至水西地界。倫懼投降。各兵進
駐遵義涪潭一帶以寧。
兼重慶尚為賊據耳。

起升張孔教李若珪楊漣吏兵禮科都給事中

狀元文震孟授脩撰、榜眼傅冠、探花陳仁錫授編脩、

大學士葉向高等條上。切要事務。疏曰：臣等竊觀今日
宇內東北西南叛亂繼起，民窮財盡，兵革不休，奸宄生心，
禍變未艾，天下之勢非有異常舉動，予以收拾人心，挽回
天意，必無救寧之理。以

祖宗二百五十六年金甌無缺之天下，而破壞于今日，臣
等蒙惡名于千載，固不足惜。

皇上聰明睿智，卓越千古，踐祚以來，毫無過舉，而亦丁此
厄運，不得與古之聖帝明王並休媲美，他日且將爲

宗社受過，而臣等之罪安所逃哉？爲今之計，必上下同心，

如抹焚拯溺竭竭歷從事庶克有濟如其泛泛悠悠日後一日無改昔年苟且因循之弊則天下之事去矣臣等庸腐書生茫無筭策但以目前最緊最急事務不容一刻緩者開列數款上瀆

聖聰中外臣工苟少有爲國之心者必不罪其狂愚共圖報效其事關朝廷并

皇上留神採納俯賜施行頃者

皇上以臣等求去疊下溫綸諭令供職蓋亦望其勉效贊襄削平禍亂臣等若緘默苟容何以稱塞倘上不能得之

君父下不能得之臣僚則雖 綸扉尺地千百爲羣終無
益于事而臣等亦徒付之太息無可奈何而已伏候

聖裁

一安遼民臣親遼臣奏報遼民避難入關者至二百餘萬
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挾持即有微貲亦隨手立盡
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流民爲亂殷鑒昭然
及今不爲處置悔將無及臣聞自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曠
地甚多處處可以屯種御史左光斗言曾少試其端即得
穀數千石今宜倣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量給資本使之
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爲成熟亦可聯保甲爲戎行國

分屯以安
流民既可
以散其勢
又可以結
其力是誠
之最上者

國家無窮之利也。然須專官督理，方有成績。乞

勅吏部擇廷臣中慷慨有爲實心任事者，加以憲職專任營田，其分理各官聽其自舉。所需錢糧須爲設處，即捐三十萬金亦勝于坐觀。其亂爲費更不貲也。至山東登萊一帶遺民亦有數萬，併責成撫按官一體布散安插，以消亂萌。此實今日第一之急務耳。

一省煩言年來議論紛囂，人情厭苦。即自廣寧失事以來，業已兩月，章疏如山，半爲經撫爭論，而一切戰守兵食事宜，併未見着實料理。言當做者即是不肯做之人，言肯做者又不必做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戶角意氣使。

則時處處
于戈處處
盜賊皆流
論之流禍
可下賊賊

國家不得試論志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爲禍甚于干戈盜賊讖者先之今經撫已俱送法司三尺之刑書具存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哓哓爲哉

一明職掌我朝革中書省散其權于六卿閣臣供票擬之役耳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即其大者如吏部之銓除兵部之兵馬法司之間斷閣臣得而參之否今議者責臣以推諉望臣等以運行臣等亦曾從條陳中間有擬允而部中之沉閣如故臣等不得而問也不得如擬令科臣糾叅而科臣之不糾如故臣等不得而強也嘗告九卿諸臣宜將應行事件列爲數款某項責某人以某

日當完達者，敕治諸臣皆以爲然，而竟未有舉者。臣等擬
首故事，不過曰某部知道其急者，則曰該部看了來說。又
最急者，則曰該部上緊復行，如是而不行，則臣等之說窮，
而每當票擬亦自知其虛文而厭苦之矣。此亦諸臣之所
當共圖者也。

一恤民困。今海內征兵轉餉，疲累已極，猶云不得已之役
也。其最爲民害而最可省情最可恨者，莫如驛遞。臣等見
向時繕紳往來水行，不過二舟陸行，不過數十夫，即有假
借勘合，答應人情，尤未甚累。今用舟動至三四隻，用夫動
至一二百名，不知其所携載俱是何物，而輻重累累，一至

漢可恨

於此而且。且有分外之勒索。常例之折乾。要津作備。庶職效尤。雖屢奉明旨嚴禁。而過客等于弁髦。地方官亦衰如克耳。頃良鄉百姓詣闕告苦。訴窮真可痛哭。是何列在冠裳身受國恩。而捍網虐民如是甚也。近又加以河西失事。中外驚惶。討差告病之官。絡繹不絕。彼其目悸邊塵。心遠魏闕。去則去耳。百姓何辜。而爲供給夫馬。傳送還鄉。當此紛紜擾攘之日。又多此一番之苦累乎。頃

差重力行

皇上不許晉淑。忤之催兵。真是神見。而各衙門題差請告。紛紛無已。臣等謂今後自真正公差外。其有借名差遣。及告病回家。不得冒用勘合。即有勘合。亦不得應付。其應用

勘合船過二隻夫過六七十名者悉行裁治罷斥有不發覺者罪坐地方官併及撫按是亦紆民困之一端也

一收人心蓋人心者國家之所恃以立安危存亡皆繫于此苟人心不提即有禍亂亦不至糜爛決裂而不可救今日人心以征調轉輸之苦處處騷動人人不安以故黔蜀逆酋一呼響應不可扑滅切恐海內聞風相挺竊亂又不止于二方况兵餉匱竭司農束手催科太急禍變愈生內帑所積亦自有限臣等再三籌畫無計可施惟將十庫錢糧稍可緩解者盡行折色一二年以濟軍需其蘇杭各處織造自供應袍服及賞賚段疋外太加減免俟事平之

傳元正南
道者內府
監事

日仍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已絕征之無益亦宜傳示免
解使恩出自上至于內府一應宣索雖常例所有者
併行節省仍亟下明詔使普天咸知

天子之聖神明德加意蒼生歡然堅其愛戴之心而消其
携貳之志即有不軌奸萌無從鼓煽則

國家安如盤石而東西亂賊皆可漸次而削平矣昔唐德
宗中主耳然即位一詔淄青叛卒投兵相顧曰明主山矣
吾屬猶反乎此所謂戰勝廟堂不煩兵而天下服今日
之安

宗社致太平其策無急于此而其他尤爲末務臣等之所

望于 聖明者亦惟此爲最切耳。臣等亦知典係 上供、
事關內府，未可輕言。然使天下

皇上何患無財，有如危隄，積金北斗亦安所用。

朝廷今日省一分，即民受十分之賜。斯民受十分之賜，即
有萬分之安。輕重存亡在

聖心必自洞然而無待臣牒之畢矣。至于目前緊要諸費，
無可措處，不得不有望于 內帑者，尚須給發以救燃眉，
總之爲天下國家計耳。臣等爲事勢急迫，敢爲此言耳。

欽定纂脩實錄諸臣朱之蕃起，改吏部右侍郎溫體仁起，
升禮部右侍郎各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克

只恨舟車
卒之勞使
換會結孟

一快

實錄正副總裁脩撰莊際昌編脩賀逢聖林鈺朱繼祚張
冲檢討丁乾學金秉乾姚希孟楊世芳丁進劉宇亮克慕
脩官

登萊偵報

據正果副將王紹勳揭帖內言正月二十三日竇總兵
借青英拱兜二處夾兵一萬海州縣將同所率兵馬在
寧遠北十八里雙樹子上陣奴酋敗回屬寧將住民就
趕過河東所帶弓箭鎗刀俱獲自壞寧西達子說你把
河東借了又佔河西我穿喫的還沒了我要與你厮殺
有錦義前四鄉人民皆未曾領贖寧寧富戶家裏早已搬
住寧遠初三日達子住右毛樹看帳由十三站徑過見
山上人馬家多就攻打一陣賊山上石礮亂打重傷二
國王示緜帶轉

住遼回

軫恤遼民

生天子滿
有是諫所
以有此廣
謂之過可
謂之奇可
然公忠義
性生決不
肯避過而
避之也
此奸逆也
行而不一
其能以監
其股耳

在畿外者，交押心種，其流寓京城者，查明分派，各令安業。生儒在考試，發附科舉。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奏為釋羣疑，銷隱禍，以固人心。疏曰：臣觀今日中外人心，皆從戚畹鄭氏，并及其昔日所用之人，以為奴賊奸細已伏。

陛下宮中，一見寇臨于外，奸發于內，其禍有不忍言。臣田間久聞此語，今來都下，人言更甚。通國危疑，莫必其命。且流言入于大內矣。臣伏而思之，人言胡為而然耶？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差之供招具在，劉保謀逆，實係蘆受劉于簡供招具在，受亦鄭氏之人，不可掩也。則人言洶洶，有自來矣。

祖宗功德甚厚。

陛下福祚方隆。天地鬼神森列擁護。故張差劉保先已
伏誅。凡謀者必敗。敗者必誅。即天下至愚不應復萌此念。
况鄭養性等蒙三朝不殺之恩。正保守富貴之日。豈復
更有邪謀。而無奈人心之積疑不解也。人心與國勢相
爲存亡。人心疑則懼。懼則易動。而不可固。雖有高城深池。
堅甲利兵。其何以守。臣以爲奸細之說。不必論其事之有
無。當思所以處之之道。不過從人心所積玩者而解之。非
以害之。正使之遠害以自全也。故在養性自爲計。不宜以
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疑。

陛下爲養性計則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密邇 禁近亟當令歸湖廣原籍仍令帶俸以示優厚者也。至如李如禎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皆其兄弟所爲。劉于菴原招明言李永芳約如禎內應。

陛下不誅如禎真養虎遺患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至于崔文昇者當

先帝新喪哀痛萬幾勞瘁凡有疾病其症必虛。雖至于庸醫亦能辨之。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一泄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皆斬。况于至尊乎。

陛下不即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不平。今文昇復潛往京師，意欲何爲？亟當明正典刑，以全

陛下父子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蓋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政不知張差劉保明供主使之不同，張差劉保垂正謀逆之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天下事當其可爲，則絲綸出納而有餘，當其不可爲，則斧斨破決而不足。今事急矣，伏望

陛下立賜乾斷，將鄭養性一家發回原籍，將李如楨、崔文昇即正典刑，則人心之危疑可釋，肘腋之隱禍可銷。

國家悉絕法，明天氣，神氣，世振，然後戰守之事次第

可行也。事關安危大計，臣等皆可直言。臣不敢自引出位之罪，不勝聳息之至。奉

聖旨：朕御極以來，宮府協心，禁廷安穩，外何由知妄生猜疑，輒形章奏。鄭養性着回藉當自行奏來，保全國賊。你每當仰體朕心，何必多言。李如楨已成獄，非崔文升。朕自裁處，不得牽扯生事。該部知道。

御史倪思輝等奏曰：三月十九日刑科奉有 駕帖二紙，一開杜茂等一開，佟卜年科臣熊德陽當即簽名付訖。第真等之一字，開告誥之門，滋羅織之禍，特為戒諭。如斯而已。兵部尚書張鶴鳴有奸細已入膏肓一疏，內稱科臣止

許擊杜茂一人如多擊我上本恭等語科臣隨蒙

旨調外任用仰見我

皇上杜鑿銷萌之慮至深遠也夫奴酋發難以來慣用奸細若輩輸情勾夷明奸賣國中外共爲切齒凜凜三尺誰敢以私縱之但渠魁律應懲其奸而株連法防其濫我

祖宗朝凡奉駕帖必付刑科簽名自有深意非徒防奸蔽亦以資駁正也奸細杜茂奉旨逮繫而等字不無多起葛藤倘奉行者吠聲射影張彌天之網得無徧地皆兇黨良民盡奸宄乎目今人心洶洶外畏虜內苦兵驚寇未定流離轉徙載道而復重以奸細之猜疑緹騎之騷擾其何

以堪不駭而鹿奔則挺而走險且科臣仰體明旨無得驚擾地方波及無辜之論再申約束除暴之中寓安良之意于朝廷之法無撓于臣子之心良苦而于樞臣亦無所抵牾于其間也樞臣乃突出一疏橫肆挑激且拾細人之口吻入告君父是誠何心哉其設機構穿別有難端職等不暇直抉其隱但據事評理豈鶴鳴爲發奸而德陽爲庇奸者乎我

國家慮患防微上以持一人之紀綱下以司萬方之平允惟二三諫官是藉知而即言匪爲溺職言而得當是即忠獻別官旗傳言未的聖明業已洞悉其詆而獨不可

以轉圜耶。猛獸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漢，淮南寢謀。官何負于國，而一番降謫，恐奸細未當斧鉞之誅，而忠直先蒙驅逐之害，豈清明之世所宜有哉。伏乞

聖度包荒，亟勅德陽，照舊供職。庶奸竇永塞，言路宏開。人心國是，永賴之矣。臣無任惶悚激切待命之至。

兵部尚書孫承宗請亟練土著義勇。

時以逃兵逃民，俱不可用，有監生柯仲燭足智多謀，胸有武庫，延納義勇，使客吳文耀、李一鳳等同心破賊，義氣感發，可立致萬人，就中簡選五十，練成一軍，率之出關，必有成績。

吏科給事中今聽調侯震暘謹條田賦河渠事宜疏曰：臣一鳴既斥，何敢復言天下事。顧時值多艱，其手

諫官以知無不言為至戰前公又向言其

皇三六又
且是者卒
以逐類落
湖士論社
之亦復故
之

國勢安危、民情離合、有不能釋然者、而臣義方去廊廟、而適江湖、將與田夫野老、商畝畝間事、則夫錢糧之利弊、地土之瘠饒、水利之廢興、爲臣所灼見者、宜舉以告、惟

皇上棄其身、毋并棄其言、可乎、臣觀今日之事、雖土崩瓦解、業已見形、然未常不可爲也、要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夫收人心、則去其失人心者可已、而失人心、則莫如增餉、然遼餉不可撤也、亦宜酌其地而差等之、毋以一切法、釀變地方、臣以爲應議者、有四、京畿及近關者、宜議也、滇黔川廣有事之地、宜議也、原額最輕、如楚之荆、德辰、襄等府、而最重、如臣卿蘇松常鎮及浙江嘉湖杭、宜議也、何也、近

地根本所托。征調倍煩。轉輸倍苦。也。省不得援也。遠地聽聞。易訛。有司格。尅最憚。而強梗。易借以爲名也。原輕者。本未倒置。民其有辭。而原重者。皮骨已枯。不勝再剝也。此人心向背之機樞也。今近畿亦有蠲免。楚中因有更照。畝爲照糧者。而恩未遍。法未均也。臣曾巡視太倉。知外解錢糧弊孔百出。未易窮詰。而倒批其最著者。臣以爲宜立號批。其法由巡視衙門印批一號。至十百千號。用印鈐蓋半發。省直半存。巡視以便對驗。以防洗改。蓋錢糧雖煩。一省有一省之頭緒。兩直各府有各府之頭緒。首解用一號批。次解用二號批。次解用三號批。內并填首解數目。三

號批內并填首解次解數目批批如是項項如是更于進表時各將已解數目先期彙爲一冊報該部與巡視互對即有神奸如假印假批迴等弊恐無所容矣且如職邑嘉定縣濶布一項有五六年前解戶領銀二萬金或五六年全至今查無着落者夫萬金不爲不多萬金而辨之一邑不爲不苦以萬金付解戶五六年不爲不久不在官不在民置之何地舉一項而別項可知舉一邑而他邑可知及查此項布額非比舖宮細布亦非賞軍邊布爲決不可緩之征先撫臣周文襄公痛江南賦重獨此可以寬民力而職邑疏濬特甚故全以派之二萬年來良有司征者絕少

間有征解，不過通融別項以塞誅求云爾。近歲載入考成，積逋無算，海濱窮黎惶駭無措。屢有揭竿之衆，有司或未任而尋俸以待之，或久任而戴罪以需之，究竟無以爲也。聞撫臣將悉其狀以聞，爲民請命，此而可無變計乎。職因此而知十庫本色之決宜折也。以極急之金錢，辨極朽之庫貯，以有盡之脂膏，供無盡之鋪墊，而執成例而無變計，臣知其不可也。年來發帑已多，而臣猶存乎見少何者，貢稅等項，特可見者耳。他如賦庫所儲，

世宗朝沒入嚴嵩等，以千萬計，其後所請脩齋，費出無度，以爲穢物，悉置不用。

神宗朝沒馮保張鯨張誠張明陳矩田父及管庫孫順及霍指揮徐寶石尚書楊兆等以億萬計總不可以數量也今所發千萬即以馮保一賊當之有餘矣遂總總墜竭爲慮乎豈年遠數多盡克狗鼠遂不可查覈乎至于理財大端莫如地利地利莫如用水西北水利言之者詳矣此在嚴旨中飭合井中州與山之東西四撫臣會爲一心問源尋委高下相因首尾相應方克有濟末易言也而職鄉吳中爲重賦根本則水利尤急夫江南七郡幅員最狹其胼胝而乘耒耜者猶此兩手兩足之人也計畝輸賦何以百倍他省豈非震澤爲之輸灌乎水能爲利亦能爲害禹貢

此誠蘇松
嘉湖一大
事不惟無
任之者亦
且無古之
者稱公干
起于頃且
矣

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吳松江其大幹也。自海忠介公
開濬以後。漸就堙塞。且中斷矣。彼震澤所誌七郡之水。無
由宣洩。一遇春潦。千里爲湖。其水遇不通之處。則又涓滴
無資。勢不能稼。則與各省之石田何異。而責以百倍之重
賦。其能堪乎。前按臣薛。曾特疏上。聞。

旨下部。至今杳然。甚矣任事之難。其人也。凡此皆據臣所
見。舉其概以告。

皇上者如此。其詳則聽之任事者。臣未敢及也。要之
國本在民。凡有地方之責者。倘能推此意。實加整頓。其于
收拾人心。振起殘局。尚有餘地。臣子亦何忍爲朝不謀夕

同車復作錄 卷十三
之計也。夫。董。批。與。開。濟。吳。淞。舉。而。措。之。度。無。難。事。若。言。成。
賦。則。司。農。不。樂。聞。言。折。色。則。內。璫。不。樂。聞。言。發。帑。則。
皇。上。亦。未。必。樂。聞。倘。不。早。早。深。維。玩。時。愒。日。天。下。事。尚。恐。
言。哉。臣。又。對。于。衷。方。擬。從。容。條。奏。今。雖。以。罪。去。終。欲。一。獻。
其。愚。惟。

聖明自爲 社稷蒼生計。即更以臣爲迂戇不辭矣。

初九日三法司大堂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是日三法司大堂在京畿道會審經撫。午時方審都御
史鄒刑部尚書王大理寺周同審言職等奉

旨會問二人熊廷弼跪下言職起田間復任經略原議
住扎山海並無住扎廣寧字樣鄒都憲云失地喪城功
罪一體難辭其責况屢奉

明旨內云提審二字又有確審字樣公竟然不理公今

事勢必要
到此自謂
詔欲見了
許多口舌

日必須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抗

言如此反得罪于朝廷然廷所言職奉

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將職下獄廷別相爭多

時王尚書說公今不肖進部叫錦衣衛旗衛督時同到

天仙庵住一日職等上本請

音允奪鄒王云詩過王廷樵來王化貞跪下言職首職

自如一言難盡商取一摺投上鄒王云公

必須還有在朝列班之日一躬而散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改聽問熊廷弼請自詣詔獄

疏曰職經略無狀前已蒙

聖明照察革職回籍聽勘職當回籍祇緣王化貞張鶴鳴
等造捏流言欲加職以赤族之禍職不敢回籍具疏請遣
蒙 恩未允旋于闕疏着法司從公問明具奏本月初一
日中府十三道十三司大理寺屢官會問職但爲封疆受

過不欲多言。今初九日三法司堂上官會問職。亦不欲多言。惟是前旨止于革職。職猶一解任官也。後旨止于着法司問。未有下送字樣也。未定罪而先送獄。未奉旨而先赴獄。法司之處職與職之自處者。俱覺有所未便。夫法司待罪人之體。與

朝廷待大臣之體。兩者俱不可不存。以重法司執法之體。兼重朝臣之體。伏乞

聖明勅下法司以便遵行。無任迫切待罪之至。

欽差贊畫軍需舉人臣孫元化上言。臣惟人臣之分。無所逃于天地。則有難而不赴。有知而不言。必異域之人可矣。

廣寧言棄八日而臣至京五日而出防守都城之揭又二日而出并防關口之揭斯時有一念及身名者

皇上極之且亦謂關口之失危及都城都城之危更及天下無論富貴卿相即貧賤士民安所保其妻子而共享時昔祭肥哉故爲京邊時所以爲鄉井古人所謂以保富貴之心奉君願與同朝共勉者也臣下第之後臣宜去矣

而科臣侯震陽疏薦部臣沈榮苦留繼之以太常寺少卿董應舉禮部司務楊世賞先後列名上聞天聽臣非不知相度時勢揣量人情忌功者多任事者少必不容育資之子得効涓埃願臣生平力學尤可待時而疲羸之士卒

不列之語

足為喻
任事治人
生氣

單薄之邊境。危如累卵。不能待也。今勞兵部題覆。

明旨允行。且覆載弘仁。容臣不受職銜。使得以葛巾布衣。周旋囊橐。斯誠曠古之希迹。總亦當世之招招也。第臣學有淵源。行無虛飭。如其法則能成其功。行其志則能竟其業。雖一介無聞。半通不及。而用兵莫如火器。急守莫如銳。台議論戒于二三。賞罰期于信必。此四言者。莫能易也。氣數有盈虧。起事有遲速。施令有順逆。踐臣之言而後責臣之自踐其言。臣死不悔。萬一材料不應。臣手而謂工作之遲。兵將不由臣練。而謂器法之病。是傷人改方而罪臣。操刀受傷而誅臣也。非臣所敢承。臣今既膺簡命。本緣素

心豈敢復憚勞憚險惟是既不受官又無專物不過爲謀
畫相度之人某路某口宜築幾臺某口某臺宜作何形或
銅或鉄或大或小宜用何鏡兵數某多某少糧數某多某
少宜作何區處臣言之而當于用則臣留若言之而不當
于用則臣去亦不敢違巡苟且糜俸冒差以干悞
國之罰也草野賤臣先布朴愚伏惟

聖明裁鑒責成

都御史鄒元標疏曰恭惟

皇上麗日當天奉

皇祖遺詔薄海遐陬悉耀光明可謂二百餘年盛際矣願

之才海才
之意與下
之極爲相

查核未到，乃今各省文書到久矣，每覩其子若孫重繭而來空囊而歸，心切悲之。諸臣大者身膏泉石，小者名隱塵埃，齒蒐精鬼肅風霜之氣，倘在今日卓犖之用，亦曰瑚璉一往不返，國家不得收其半臂之用，可痛也。諸臣之痛豈後臣也，即贈已爲後時，宜不俟終日矣。與臣同起家者幾百人，而有謝世者，臣每在班行中覩諸臣鶴髮蕭蕭，以資多出諸臣之先，南北廿餘人，沉滯尤然。三十年前得之官，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臣覩顏路其上，真堪愧死。愛才憐才，如輔臣與冢臣，若何爲起廢諸老臣計也。開府之缺有

限南北三品似可添註亦體遺佚之一道也今忽以去
與衰遲忽之不知今人設宴置一古器坐客改容何獨用
人不然且諸臣眼看祭枯坐守歲月者不知幾春秋矣願
當事深維之也此諸已廢之臣人所共見共知也邇年京
察滿朝不平察其故以門戶受錮夫門戶者朋黨之別
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經臣所聞如胡桂芳
金士衡章家禎葛寅亮楊廷筠沈應奎吳亮嗣吳良甫吳
爾成賀煥丁元薦李炳恭史記事劉定國沈正宗韓萬象
秦一榛麻僖王時熙陳一元荆養喬張篤敬皆門戶中人
也諸臣各任其氣之所至相激而成皆其自取然人有得

過于君父者尚曲而容之、一觸世網便爾沉淪、則諸臣不
恕之過也、或者搜諸臣之隱以明已之是、不知人品瑕瑜
原不相掩、取其瑜略其瑕、可令之老死牖下、李朴死矣、不
再提起、後惜諸臣、猶今日惜李朴也、或者謂此例一開、壞
國令甲、不知在人真贋公私何如耳、臣在吏垣、疏魏時亮
周世選諸人、破例而起者三事、魏得美謚、此亦從破例起
家者、宇宙萬古不磨、人心萬古不死、直是真非直道而行
至不能保無一時清訛之 國是者、必有萬古不泯之真
心、嗟嗟、千金買駿死馬且然、况其生乎、恤錄死者、所以勵
生者于今日、重用生者、所以慰死者于前日、總爲

皇上沒者恤錄、存者召用之。旨、臣不過推而引之耳。鹿
性善走、伎伎行者爲同類也。臣豈鹿不如哉。臣衰晚愚陋
忝司風紀、夢昧思歸、不敢起口、無能爲。

陛下振久弛之頹綱、藉是洗累年之蒙氣、使人心世道不
盡澌滅、是臣所以報

陛下萬分之一也。

廣東巡按王尊德奏曰、臣惟天生人才、僅足以供一代之
用、豈宜沉淪棄置、伏覩

皇上自登寶位以來、網羅賢俊、凡昔被謫諸臣、皆已錄用。
山川流落者、瞻天日而會風雲、蓋已野無遺賢矣。惟是橫

此所中人使
不咸五方
之也

海尚有二臣所宜賜環臣巡邊事竣例應薦舉查得海陽縣典史楊文煥識朗寒星丹誠貫日當年白簡尤存大史之編此日青山頓返還轅之駕香山典史曾六德蒿目憂時披鱗論事言無忌諱身反復于雷霆計有補裨位當還乎鴛鴦此二臣者皆國家之楨幹而宜急爲徵用者也

經撫之獄既斷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進呈獄詞會審得當奴首之猖獗也遼陽失陷都城震驚此正主憂臣辱枕戈待旦之日也我

皇上不難拔化貞於監司起延燭於田間畀以軍旅重任

可謂非常之寵遇矣。在昔俠士猶爲知己死。况兩人頗以豪杰自負。感恩圖報。宜同心戮力。誓滅此而後朝食。其濟則爵列通侯。垂功名於竹帛。不濟則以死繼之。豈不毅然一鬚眉丈夫。不虞其相關一場。望河西拱手送奴。竟以一逃結局也。試問今日遼山遼水。竟屬誰家。數百年相傳疆土。淪於夷狄。數百年生養赤子。化爲左衽。孰是經略。孰是巡撫。釀此喪敗。望風先遁。罪將誰委乎。不於大公案一眼覘破。一口道破。而區區拾紙上之殘藩。爭長。短強生分別。吁亦左矣。王化貞受命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隻手撐持八閱月。嘔盡心血。費盡氣力。人誰不憐之。但生

亦是公論
不然無以
厭化貞之
心

是是

公論

來是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爲虜用用間而
反爲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
干伎倆已知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及至胡笳一鳴風
鶴皆兵鞞鼓鉄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弃廣寧如數履匹
馬宵遁若追逃之躡其後而驚寇迄今未定也哀哉化貞
有憂國之心而無謀國之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
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痴心人也事已至此安所
逃罪宜伏上刑以正厥辜若能廷弼才識氣魄睥睨一世
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略
廷弼居然以徭霍自許而人亦莫不徭霍廷弼也入都之

以當持此
不勝如何
復又督戰

日兒童走卒咸相率焚香羅拜喜其來而悲其晚即我
皇上賜劔賜養玉侑以金帛餞以九卿殊寵異數近世
未有廷弼何以仰答睿知副此千載一時之盛際哉追惟
初出春明門即微有控扼山海之旨識者已知其無意
於廣寧矣抵關以後却微有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戰西
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巨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語語若
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愎之性虛憍
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釁化貞水火之
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具一揭筆鋒舌
陣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卒厲兵秣馬凡可以爲守備計者

悉等閑置之。迨虜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督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以驗吾之言也。吾已籌之熟矣。不知前後矛盾。戰不成。戰守亦不成。爲守。反以巧而成其拙也。雖欲引平昔不主戰主守之說以求未

急之日。廷弼肯仗義誓師。

或卷甲疾赴廣寧。提一劍以戡禍亂。或堅壘固守右屯。收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爲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一聞大兵旣敗。疾呼不救。先奔榆關。尚書平日何等威風。一旦作此舉動。豈不負國恩而遺笑於天下乎。卽有益世之氣。料夷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嗟乎。封疆大臣。破

壞封疆。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鞠之日。刺刺不休。若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

明旨昭然。即廷弼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語。可至今日移異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又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略觀之也。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誅化貞而廷弼少及於宥。罪同罰異。非刑也。不唯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鎬應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將來。說者曰。兩人皆國之大臣。應在八議之列。臣等讀蘇軾刑賞論云。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臣等敢竊附

開一錄之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三

於執之一義若不測之特恩是在

皇上非法官所敢輕議也奏入奉

聖旨熊廷弼控制無方王化貞弃城不守以致河西失陷內地震驚正當封疆多事正中外觀望之日情罪即殊法難懸異會同覆審既明俱依擬

留此等清
議千人開
如懸坐律
今使人不
妨程已

禮部尚書孫慎行奏爲綱常大分宜明弑逆顯形難掩欲禦外寇須除內奸欲息羣囂須除大慝懇乞 明速正典刑以圖 社稷疏曰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聞朝事值

皇祖考相繼賓天勉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

紛語

皇考速逝，雖云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密，一時形迹可駭，可疑。親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并傳示天下，藥咀片，須一一簡驗明白，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尤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症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併直書許世子弒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劄自裁，以謝。

聖孝義之上也。閣門席藁以待司寇議之次也。而乃寔然傲然含吾支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稟四藉調理。豈以已實荐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

皇上反可忍乎。又豈以已實爲愛。不知爲罪。夫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

皇孝于何處明乎。且我朝列聖實天。曾有大臣薦蔡事否乎。臣以爲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離弒之名。益難免弒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爲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紅藥兩丸。須臾

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

非獨于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
祖制未有以妃爲后者。古今亦未有

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

皇祖英明絕世。未嘗有楚歌楚舞歎歎之態。即曰彌留之
際。尚不能因緣繆倖。而突傳此音。不知何因。觀禮部疏云。
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事諸科
道力責貴戚。而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貽禍

宗廟。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漫無主持。
一不可行止。事成則以操其重。何所不爲。即事不成亦已。
任其思。無所伏忌。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一

也。先是又有議上尊謚稱恭。

皇帝事謚議。首雖下部。然主之者閣臣。臣部不能主也。夫宋之恭端已係將亡衰主。職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謚爲晉恭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謚爲隋恭帝。降周主宋其亡也。宋謚爲周恭帝。以

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倭。平寧夏。平播。功列無前。豈無他美懿可稱。而比降王適齋。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

皇考。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爲念。豈真不學無術至此。謬整實乃呪咀。君國等于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

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進忠、么磨、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言者以爲遜忠，隔晚業偷珠寶藏之，從哲此事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愧懷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駐足所以

皇考社稷將不血食，可爲寒心。聞報時從哲濡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爲遲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退科臣，擱之以住，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弊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焰。

忍 冲主之捏扼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
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
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宜
極慎重之事無勇猛嘗試夫進藥尤可爲忠愛而三事尚
可爲忠愛乎此又職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爲解者
也職在禮言禮每票一事其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之路
若在吏言吏妄上行私在兵言兵督戰賣 困在刑言刑
縱情殘法其敢于于犯天下之大名義壞成 社稷之大
禍患者章滿不啻公車職不能意數也即禮言禮亦就昇
華間一時事若其他罪逆天萬無一可生者職亦不敢深

數也、大都從哲扶私、任術、寡廉鮮恥、有威有力、不以之奉公家、而以之趨私門、有志有謀、不以之捍外侮、而以之禍國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凡此皆羣臣所極口急攻、亮

皇上素所痛心、飲恨者也、然第退其人、而不加之罪、職知皇上英明洞然、神武淵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直以大寶初登、羣情未定、而從哲又暗能多機、傾赫中外、

皇上雖有除兇雪恥之思、正在舍垢匿瑕之際、羣臣雖有借劔牽裾之義、不克憑城憑社之虞、今諒陰將終、大禮畢就、

皇上急討國賊，職惟庖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正決疽去蠹時矣。昔唐相李林甫，破懷邊事，窮兇極惡，然身不能禍，而至斲棺鞭尸。楊國忠，阿附權臣，窮兇極惡，然朝廷不能討，而至斷頭註槩，千古人心，尤有遺恨。今

聖明握鑑燭邪，出唐宗萬萬而從哲弒逆顯形。又林甫輩所未有之惡，何不亟爲一討，而徒使人心忿恨，如蓄燃薪，如壅大川，夫奴首薦食，直迫郊關，土賊跳梁，禍延兩省，勢岌岌最可憂者也。而職以爲是四肢之病，非腹心之病，是醫藥可攘却之病，非膏肓不針砭之病。若從哲之弒逆哉。

一日不諫則朝廷之綱紀一日不明太阿倒持議論淆訛我

皇上即欲一怒安民而無從除治羣臣即欲九死殉國而坐管挫敗絲棼莫理土崩立見是乃腹心之病膏肓不可針砭之病國家之大可憂者也職爲是抱恨已久夙夜不寧一承恩召便欲叩叫帝閭發抒積誠祇緣兩足廢裂跣步難前有懷至今職覩

皇上下大孝宏仁追踪堯舜貴妃選侍優待各得可謂仁至義盡無容言矣惟是從哲置而不問何以雪不共之仇慰皇祖皇考于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罪銷奸臣逆賊于異

日伏乞

皇上下奮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授攀也，毋怕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立下職奏，會九卿科道從公詳議，如職言有當，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罪，速嚴兩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考問，寘之極刑，如職一言無當，即重治其心焉，職知此疏一出，身無處所矣，然職之身，孤雛腐鼠之身也，其于國無毫毛之益，而從哲之身，封豕長蛇之身也，其于國有丘山之害，職故不惜其身以殉國脉，嘗安所以仰報恩遇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孟子云，無禮義則上下亂，傳云，見有禮于

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如鴛鴦之逐烏雀也。不然職何苦以后輩不善事先輩以部臣不善事閣臣而爲此急切之言。生嗷嗷之口耶。職誠不勝激切之至。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實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令並議以聞。既而從哲連章申辨。奉

聖旨。覽卿奏。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禮臣感

憤有言。已有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時諸臣
集議。如刑部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副都御史馮從吾。太
常寺卿陳干庭。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
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景。滿朝
薦。熊明遇。黃龍光。光祿寺少卿高攀龍。鄭三俊。順天府府
尹沈光祚。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陳爾翼。郭興治。方有度。
薛文周。章允儒。張鵬雲。薛大中。朱童蒙。李遇知。賴良佐。沈
應時。朱大典。林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周希令。沈惟炳。劉芬。
劉徽。李玄。吳其貴。周宗文。馬逢臯。馬鳴世。吳錕。喻思恂。樊
尚燥。陸獻明。鄒伏宣。李日宣。吳之仁。沈猶龍。錢士貴等。其

立意雖有重輕，則皆執法駁正之論也。

議撫西虜。

行邊尚書張鶴鳴報云：臣至關之日，八里庄以東，人烟斷絕，皆臣王家乾。差通使從各口外，跟同夷使，東至廣寧，沿路探聽消息，據夷通使報奴賊情形，報西虜情形，多恐其不的一，一緊不敢入報，捧袋領三衛三十六家頭目，兩軍大對，力傾太貴，他不能索，只連讓台吉哈那彥不利，度台吉哈那頭塔金他不能蘇，不約九旦即素又罕索羅世等，前後報京，大都為查左全失，恐類賞無處出辦，要挾講折，其欲無厭，其奮然而欲與奴賊戰，則我難應，但得其帖然不來作歹，不與奴合，則我之大利，何也？遼左全沒，藩籬盡撤，器甲車鏡，盡委而賣奴，關上雖兵馬稍集，然散亂無統，叢聚未練，一墮之外，便為虜騎沖突之地，沿邊千里，無處非虜穴，無論奴酋，即西虜一動，口隘可入者甚多，我防護不服，敢言恢復，故今日東事，惟望賞西虜為第一策，要着數，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今各虜俱上馬帶兵萬餘人，裹糧住帳口外，名為拒奴，而實為挾賞，督臣同職，委代管山石道監軍奉議

那慎言總管廣寧寧前虜貨錢糧委寧前道副使張應
吾專管廣寧寧前虜貨物委同知華崇官寧前撫實
委副將王牧民游吉張定都司關守信名色守備龔東
正名色千總郝興宗黃應節通官王朝宗王橋胡尹末
春幸貴操券出入虜營往來傳宣皆得詣夷情通曉夷
語剛柔輕重講析合宜委番僧王喇嘛并伊徒弟副利
派揚喇嘛精通經典熟練虜情諸虜酋督臘拜頂禮于
中諭以禍福曉以紀綱虜人信服往返講折輕略尚書
王在晉到任後督臣同職詳述撫夷情節經臣曰西虜
萬不可絕惟有撫之一策而已但虜人犬羊其欲無厭
當此新喪地之後萬無拒絕之理其勢必出于撫蓋萬
不得已之勢也照得自寧遠前屯甯以西至薊鎮一帶
柔順三衛之虜也雖狼子野心時有歹狀然
祖宗規模設立原善彼利歲賞終就籠索自寧遠以東
至廣寧皆虎墩兔懸抄掠等虜元之裔也部落雖
多其勢不聯亦利我撫賞獨我羈縻然其心皆不可測
寧遠前所芝麻清等處尚多積糧無人敢取此皆以拋
弃之故也督臣與職議不如賞虜連日各虜運糧至關
與百姓糧賣換布關上推賞虜利其布百姓利其錢殊
為兩便各堡尚有邊鏡令心軍取各虜獲送載回大砲

九十二位，寧遠去覺華島陸路二十里，衆虜挂砲直送
至海邊船上，一時劫順，若可調養，而夾性無智，難保無
虞。臣等曾在臨鞏道防松山賀蘭西海之處，彼處原土
曠，未經撫夷，不知其情。督臣在宣薊前後三十餘年，各
虜祖宗俱嘗撫賞，督臣察宣諭帖于數十道，虜皆加頌
叩拜痛哭，收受，以輕車熟路之恩，論肌決髓之衆，撫之
亦似可籠絡。程臣初受事，虜情輕重，撫賞厚薄，明于指
掌，諸虜相傳，胥爲傾服。職不過從前，唯諾受成而已。然
撫夷之中，有大難下手處，大難結局處。有邊臣所不敢
言，廷臣所不能知。臣視之爲不武，計臣視之爲浪費。
言臣視之爲罪府者，臣敢一一剖榜明白陳之。除頒賞
有定數，不關外，虜將到邊，只有牛羊，布米麵果酒之
賞，名曰迎風，至邊口住，不賞亦如迎風，名曰過夜，到齊
賞亦如迎風，名曰祭旗，虜差數人，或數十人，或差一人
講話，或報某事，報某警，頭緒正多，皆賞米麵酒肉果品
名曰喫食，以上各項賞費，更倍于頒賞，却原不在額內。
經費之數之內，費屢扭舌，那東借西，軍糧明扣，百姓明
帶上隱忍，而不敢言，下含怒而不敢言，少有殺戮，一有
風聞，朝議即以一切文法隨其後，邊事之壞，多由于此。
莫非五夷何伺邊臣，以此類若也。計其費，難以全盡之。

月身位有金一

三

額餉、額賞、新餉之數計之、用之山海、薊門、并用之撫夷、綽有餘、備也、而又不為節、若空名、減其加派、以貽害、疆事此一定之策、不心再計、又須督臣暫住山海、月餘、方可定也、各邊既靜、然後一意、職守、務圖恢復、如誰以有觀之意見、擊以一切之文法、則邊事必不可為、而禍且及于宗社矣、

輟寶和店稅○清查侍衛

以太僕卿董應舉兼河南道御史、管型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又發銀十萬兩賑恤之、

祈雨

熱審

刑部尚書王紀劾罷曷曠司官徐大化

南京太常寺添註少卿區大倫一本進

聖學三札其疏曰臣聞為人臣者懷堯舜之道以事其君忠之大也是以孟軻氏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以爲必如是而後爲忠且敬云爾臣自壯歲從事堯舜孔孟之學切願致忠之日久矣蒙

先帝起臣田間

皇上復寵以清卿美秩豈徒榮臣之遭遇乎以其有所陳說上佐

聖明之萬一也臣聞

先帝以堯舜望皇上以輔皇上爲堯舜囑諸大臣誠見

皇上聰明仁孝可以當此也。邇者伏覩

皇上法祖繼親，勤學親政，信任大臣，禮貌耆碩，廣開言

路，軫恤民隱，盛德徽猷，果可以當此也。臣幸遭逢

聖主，不思勉圖報稱，寧不負唐虞之世哉。用是不揣愚陋，謹以素所習聞

先聖之訓，括其肯綮，爲聖學三札曰定。

聖志曰一，聖心曰明，聖德三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蓋

法堯舜之聖，在求堯舜之道，是以定。聖志先焉，夫堯舜

所以爲萬世法者，非以其生而神聖也，正以其學而成聖，

故是法也。三代之王，蓋有志堯舜而法之者矣。若夏禹商

湯周文王數聖人是也故臣願

皇上定志爲之也。志惡乎定。志在初年。淳一未淆。耳目未惑。志氣清明。爲力最易。堯之爲君也。十九齡而即帝位。與皇上同。當是時。天下非盡平也。洪水艱食。蠻夷潛夏。其患非少於今也。堯能咨嗟。敝戒與其臣。撥亂而興治。其效至協和。光被在位。百有餘年。榮華至今。非 冲聖之定志明驗歟。

皇上誠毅然志於堯舜。俾精神收斂。宮闈 宴闈之地。常有以自保。非堯非舜之事。自不留於念慮。聖學從此始矣。然法堯舜之聖。又在見堯舜之心。是以一

聖心要焉。夫謂堯舜之心者何也。堯之授舜曰。允執其中。止耳。舜復推中之本於心。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聖人之心精。首揭之天下萬世者也。請得釋之。蓋所性之靈妙於生心。而形質之欲亦爲心。累是故心之乘乎動也。動於所性之靈。其心道心也。動於形質之欲。其心人心也。人心累於所欲。則禍機兆矣。故曰危。人心既危。則道心之存者無幾矣。故曰微。人心危。則道心微。聖人所深戒也。精以別夫人心。而一之於道心。所謂惟精惟一也。一則澄然無事。廓然大公。而天然自有之中出焉。順而應之。所謂執中也。

皇上誠欲見堯舜之心精請研脩越于人心之際惟是戒
慎恐思以溫養乎性體則人心化道心自一隱微之間源
然德性用事而中由此出矣乃法堯舜之聖必在台堯舜
之德是以明聖德終焉臣聞孟軻氏述古聖相傳之統由
堯舜至湯至文至孔子皆曰聞而知之者何也說在大學
之明明德矣康誥言克明德即孔子所聞於文王也太甲
言顧諟天之明命即文王所聞於湯也帝典言克明峻德
即湯所聞於堯舜也乃知明明德爲萬古一宗之學聖王
莫之能違也論明德直捷易簡之功則顧諟明命一語尤
要而明命果可見乎見之乃在心矣以心見命猶作二觀

即心是命無所不一非顧誤之力也敬畏之極也

皇上誠戒慎於所不睹此心凜上帝之降臨轉瞬皆天即
動目成嚴畏而帝則默順矣夫此帝則之順在知為致在
意為誠在心為正在身為脩而家國天下無不各臻於理
所謂明明德而平天下者也堯舜四千年間知之統

皇上直繼而承之盛德鴻號將與天地齊壽

皇上之法堯舜者此三言而已矣臣生平所學敬用為先
資之獻或謂今天下多事聖主焦勞公卿百執相聚而
譚兵慮無佐國家之急今以講學為獻無乃迂而無當乎
臣謂不然書有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帝所賦制御夷狄

蓋由此已夫封疆多壘寔由臣子怠荒廢職積玩釀禍之
所致臣所陳堯舜之道皆儆戒無虞之意夫惟天子勤
思堯舜之兢業羣臣凜凜奉職豈憂喪虜哉此所謂折衝
于樽俎制勝于廟堂又孰有急且切于此者伏惟

聖明留意焉奉

聖旨這所奏聖學當法堯舜深契朕心知道了

壬辰大雨雹

神四月念七日酉刻也累月不雨陰風怒號雪如雜子
大着屋瓦墮俱碎草木禾稼毀折不可勝紀真異常災
變下令

齊餘

吏部題補沈自省武英殿中書

禮部請贈恤死節之臣奉

聖旨張振德守土殉官闔家死難褒恤宜優准給祭葬建祠立坊還與他謚伊妻錢氏等一體旌表附祠義僕顧美等查照近例給卹已而得 贈光祿正卿廕一子錦衣正千戶顧美等叙恤有差

按振德蘇州人幼即以名節自勵長為青衿有名所交多賢豪長者講忠義之事迨其舉鄉貢尤優徒糊口敝廬數椽風雨不蔽既謁選得縣令遂走巴蜀一家相隨突篋茹荼常祿嗷盡不持一文歸家常三箸已藜三有尸祝至今蜀人思之猶能談述其遺事者乃不幸一旦當藍酋之變其將振德甫出林園急趨還邑纔三日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慟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法興及其女淑安淑慶北向羅拜盡投烈焰其時童僕嚴英顧美等長幼二十一人皆博懷憤歎同時殉死止長子張紀以應試先歸奉存一息嗟乎死

生之際、乘時應難、以當郡邑奔泉之時、其用苟且、生
之計、而振德能、挺然自異、矢志殉節、至于舉家投繯、如
一轍、此真疾風中之勁草、而末流中之砥柱也。

都御史鄒元標奏曰、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
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憶臣去年舟過南中、諸士紳
爭言

光宗皇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

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資、膺萬幾之煩、試無妄之藥、迹或有
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臣向人問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媿美堯舜、漢文宋仁、遠出其下、宜速

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光宗皇帝大事令人闕筆誰敢領此書之成知何年月日
臣于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之人言矣近讀禮部尚書孫
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
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其無心無能以解
人之疑也從哲負此大疑之名于天下科臣惠世揚言之
詳盡令其併併綠野獵心欲躍河魁在手反覆立見從來
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脛失今不成何所底止
上曰實錄據實開載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勅纂條豈容以意筆削
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蚤完大典舊輔從哲秉政始末

自明近又奉有屢旨卿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據
奏不勝疑慮意則甚忠朕已知之

大學士沈淮官勇出征疏畧曰臣數千里獎率忠勇効力
邊疆若久在都門坐食無事雖無冒破臣心不安今已該
兵部覆題分撥山海四川盡數出征則收管有人部伍不
患無約束派守有地而出入不患無稽查臣一念朴忠亦
稍有裨于封疆矣奉

聖旨覽卿奏分撥忠勇從征具見忠猷濟用該部知道
大學士沈淮敬循職掌剖明心迹疏曰臣待罪政地將及
一年未有建明而諸臣求多不已大都起于職之多言也

職非好爲多言也。今請先言職掌，蓋看詳章奏，乃聞臣第
一職掌也。當票擬時，職若心有不安，暗而不言，無論非同
寅協恭之義，而亦豈所以忠于

陛下之職分乎。年來大事無過防遼當。廷遣經略時，職
欣欣望其成功，及出而聽其議論，殊無着落。且視流而氣
揚，似乎無意辦遼事者。至河西人心已去，一疏職惡其解
散軍心。又一疏有云：慈父不能畜威，君不能御臣，惡其無
人臣禮，皆明白向同官言之，亦知言之無益，而祇取怒。然
此亦章奏之當看詳者。部院臺省既莫敢言，亦當存職此
一言使知。

朝廷之上尚有人焉不可睥睨而跋扈也。蓋東西交訌，禍起于遼遠之失着，全在多兵。兵多則頭緒多，糧餉多，監軍多，將領多，率天下而路則力疲，不堪命竭。天下而供之則財盡，不堪供。此民間所以困窮而盜賊所以蜂起，方川禍始發，臣以爲憂甚于遠而班行中多謂其過慮者。今竟何如。山東盜起又甚于川禍，而任事者亦未有盪平之方畧。要十八萬要三十萬，便是熊廷弼大錯處，而謀國者飲其醜而不自知。

朝廷幅員雖廣，有幾處七百里，堪此付託。非人一朝淪棄耶。

五月巳酉

陞岳元聲光祿少卿

御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上言曰臣聞天地之和氣必

先聚于

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祥天地之沴氣亦必先聚于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異近者入春以來連月燠旱草木爲枯伏遇

皇上側身憂惕甘雨忽零人皆謂

聖德格天有禱卽應臣未敢言賀而言憂者竊見未雨

之前先降冰雹一時蔬麥半見殘落臣隨考天占盛陽雨

水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者陽象也陰爲臣下爲小人爲夷狄陰之勝陽爲臣侵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昔魯僖昭之際冬春雨雹解者尚以爲陰脅陽臣迫君之象漢季春夏連見霜雹裹指抗疏而諫本

朝天順弘治元年或四月雨雹或五月雨雹其時皆惕勵修省遣官祭告矧今當奴虜交訐川黔告變之時乃于盛憂陰之日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謂無因臣且未暇遠指姑以近時推測畧將大臣小臣內臣外臣條爲四端凡此皆

朝廷陰氣之所聚也伏乞

皇上俯賜視覽。立與消除。庶根本一端。卽元氣俱爲恊應。內蠱一掃。則外憂漸見。教寧扶陽。遏陰實關天道。卽遭愚愆之嫌。有不惜矣。

一曰大臣名節宜重。夫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公則小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邪干。大臣剛決自任。則小臣自不敢以優游取適。大臣高尚自矢。則小臣自不敢以耽戀求容。今乃所謂大臣者。位極宰輔。而忠赤全無。徒思縫紉。籠列公孤。而恬然入直。曾無戒心。豈唾面自乾之義。可長借以護身。而哭啼不敢之狀。可翻留以謝衆。夫人臣委身用世。止有此氣。此氣一折。萬事俱廢。乃

以詭辱之餘自甘頹耗。卽此行徑。豈復能伸肩昂首再談天下之事。又何顏長吁遷歲領袖百僚之前。此陰象之在綸閣者。法宜扶之以名節者也。

一曰小臣忠告宜寬夫。

國家廣設諸臣。有官守者課之以官守。有言責者課之以言責。苟有寸忠可效。豈難觸忌取嫌。而近者諫草甫投。謫呵隨下。數日之內。叠遭摧折。在

明旨豈不持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叅劾輔臣之故。

皇上先有成心。而後因事而發。倘使其中機括果如所揣。

是。

皇上之震盪。爲左右之機鋒。

皇上威靈。適成左右之袒。蓋上之厭薄愈深。則下之倚度轉盛。使一言一政。皆堪假竊以行。而一舉一動。盡可煬灶而出。

朝端之上。壅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此陰象之在言路者。法宜開之以忠告也。

一曰內臣窺伺宜防。

祖宗朝內臣干預之禁。勅在

成憲。後漸疎防。釀成二正。茲幸

皇上英明天挺。自當獨斷獨行。而近見朝廷處分一二章

若願便大
盡終身

對人隱曲
和得不恨
切心論

兩朝御信錄 卷十三
奏外庭嘖嘖咸謂奧窔之中莫可測識。

諭旨之下。有物憑焉。臣卽未敢盡言。而千人所指如魏進
忠者目既不解。一丁心復不諳。大義竭其忠慮。有何遠謀。
皇上試思細旃之暇。此輩趨踰其能進。

皇上以祖宗之法進。

皇上以習講之勤動。

皇上以憂危之苦規。

皇上以是非之實平。度必不能則耳。日嘖笑之暇。漸與相
親。

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若。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共說。必且

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使審勿之內原無成
心如近者衡文之

特簡司空之用陪尚煩幾許之卜度必至久而後知若更
有他事復如斯類將使

內廷之成見與外廷之公論互相水火而

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復互相雷同甚而巧立聲名
全無顧忌離間之漸起于蠅營讒構之端生於長舌其爲
隱禍豈不堪憂此陰象之在

中禁者法宜振之以嚴明者也

一曰外臣附和宜化我

皇上御極之初，日照月臨，人各有心，誰敢不效？乃近者河西再陷，罪案甚明，兩袒之分既息，一網之弊何爲？乃至黃髮老臣，更欲尋端于理外，勾夷大獄，再思羅織于爰書，大僚既構，此爲新題，宵人遂雜附以愴語，噴血之口任旁吐而不悛，吠堯之聲愈顛迷而難解，眼觀斯輩，正復可憐。不思古人意見，何嘗不在議論時亦相爭執？馬先曾論韓琦不聞幸災，任福之敗，宋郊曾劾仲淹，不聞窮追元昊之書，乃不學兩君子之公虛，而欲效賈誼子之攻訐，將使十載復驚心于繫羊之謫書，再灑涕于李晟之代竹鬼神。

此陰象之在士紳者，法宜消之以融化者。

也夫此四者近在人事何必遠稽之天而臣視從古天人相感實有斯理誠使

皇上明示臣語卽與剖判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之上所重在風節則所輕在浮榮所重在忠直則所輕在僉佞所重在賢士大夫則所輕在左右近習所重在光明正大則所輕在曖昧幽隱從此陰氣一掃卽陽氣頓升凡臣所言皆陰陽消長一大氣運也毋論

聖德感通自當立爲旋轉卽輔臣道在燮理諸臣職在交修可謂臣言無與天道而僅以膚寸之澤便足了修省實事乎昔申豐對李武子曰聖人在上則無禱雖有不爲災

太祖高皇帝嘗勅侍臣曰朕在伍未嘗勤惕自克待旦而朝夜臥不安席每披衣起觀乾象見一星失次卽中爲憂惕因圖政事當舉行者次第條計之遲明立見施行又嘗得雷斧

命內官赦以俟

御朝置案上得顧視時傲焉今日之異此亦聖人警心惕慮之一助而法

祖敬天之一念也臣于羣陰方盛孽孽漸生之日敢以此進惟

皇上默體

天意仰師

聖祖下採狂愚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則納一過
便有快氣
誠恐而入
容直攻以
後忠議論
經確

試御史蔣允儀培養士氣疏曰臣觀今日之人心埋沒于
情緣灰靡于習俗營惑于奸訛深人膏肓不可救療几于
賞不爲勸罰不爲威矣然而疆事一番敗壞定有一二捐
軀殉

國者出而壯

中國之色發青史之光此皆

祖宗數百年培養之餘爲

大不平事

皇上留一綫忠義之脈者也。獨恨慷慨死事之諸臣平日不蒙知遇，不見委任，而所爲受殊恩，負衆望，自矢報稱者，反一敗塗地，貽羞千古，又其甚者，以同罪逸罰之人而揚揚市，寵樹威，張機設阱，傾宿憾，以鳴得意。

主憂

主辱之義若所未聞舉

國業知其債轅而猶且于城倚之心齊寄之。

朝廷之用人倒置如此，人心所以解體，卽有素忠卹死之典，亦視爲文具也。今欲以風勵之，權振起人心，將何術之

斯言也

操乎臣以爲莫先于士氣也者。今之士氣盈竭之候也。一
人之氣有壯有衰。一時之氣有偏有正。一世之氣有鬱有
鬱。而皆有機焉。行乎其間。惟人主能用其翻然勃然之機。
振其易衰易竭之氣。故可以一人而轉移一世。我

皇上嗣服之初。孜孜求治。一切用人行政。期于大破積習。
而臣等耳目之司。充廷布列。猶數十年來未有之盛。士氣
可謂振矣。然臣竊計之。有前此之抱蔓而摘者。後有今此
之連茹而升。則用者舍之因也。既設之官以責其言。復因
其言而奪之官。則名者實之反也。且起廢郵錄。若將買干
金之駿骨。而掃除摧折。就知有當戶之芳蘭。舉與錯違。何

以示勸阻乎。且大臣不任而轉惡小臣之議言路遂正。論則處而閒曹之旁。器則不處愛與憎。舛何以持。權衡乎。夫
人臣生逢

明聖。因欲有所建明。時際艱危。豈忍居于循默。今

皇上以聖明而履艱危。諸臣處可言之時。更有不容不言
之勢。古人所稱於犯顏敢諫之中。求仗節死義之士者。此
其時矣。乃今言官稍進苦口。輒見齟齬。遷請未已。申之戒
諭。使諸臣不遵

明諭。而引裾折檻。以甘斤逐天下事。猶可爲也。使諸臣果
遵

明諭而辨口結舌以保祿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項者恒賜
不雨二麥無秋荷蒙

皇上惕然深諭令各官修省而先之以

宮中祈禱仰見

聖明敬天勤民之意宜且夕有甘霖之應何反得而雹之
災無論搏擊所及百物俱傷視蘊隆之虐更甚而陰戾之
氣橫發于初夏陽盛之時更可畏也夫髮不虛生各以類
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全盛而魴辱于醜夷此何如鬱抑
乎以坤維之厚重而震撼于妖孽此何如晦蒙乎以鬚眉
之丈夫而關通于婦寺此何如卑暗乎以籍叢煬灶之妖

而托之乎奉公潔已此何如壅蔽乎似皆陰脅陽之徵也而法家拂士能爲

皇上表養陽德忠言讜論能爲

皇上發舒陽氣試一鼓其壯而疏其滯將見

廟堂之上。一變而振肅清明如迅雷之破積陰。賞出于上。而人不得借之。飾喜。賞始足爲勸。罰出于上。而人不得借之。飾怒。罰始足爲威。人人爲

公家用而不爲私門用。人人爲邊疆謀而不爲身家謀。于以轉離爲合。化弱爲強。在指顧之間耳。頃聞鐵山一帶居民。義不臣賊。被奴戕殺。靡有孑遺。此皆田橫之客也。其忠

魂怨氣亦有以干

天地之和而短烈士之氣所當速下

明詔褒其忠義令人讀之感泣并

勅經督重臣設壇招魂而祭之勿使一腔熱血徒然化碧
九泉反爲叛賊孫得功輩所竊笑也其詞臣所薦將材沈
之楨聞其果有勇略憂時者急欲識其人便當催取來京
如驗試不誣卽與破格擢用登壇推轂一新耳目此亦感
發人心之機

人主所操以勵世磨鈍者也臣入告之初首揭忠義二字

爲救時針砭而尤望

皇上優容直諫以風頑鈍誠謂當此危急之時不宜教人

隱忍求容爲全軀保妻子者揭標準耳。

吏科趙時用疏畧曰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做者請廢請
卹之

思例宜核

玩將宜治

兵餉宜急

管軍宜練

思例濫觴已極而彼此更相愆怠隨叩隨得至以名器爲
市也。有當做而不做者。李懷信明明託病何以不逮之來。
賈祥沿路縱兵竟爾置之不問法紀蕩然恐人皆效尤而
漸不可長也。有宜急而緩做者。兵餉之文移與各部之註
銷。動關軍國大計。因何彼此相遁無可耽延而且公然閣
之也。有名做而實不做者。京營之軍已副三總兵分練乃

折明急切
即使費長
抄復生恐
不能加一
髮危之詞
于其上

數月以來不聞其作何演習。昇換規模而依樣葫蘆。則不如無設也。

試御史張應辰以奴焰萬不可支。人心一無足恃。請張國法聯羣情以保危疆。以奠

宗社。其疏曰。既自逆奴猖獗。開藩遼陽。相繼淪陷。今廣寧且拱手授賊。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衣冠黔首。爲肉爲血。而山海一墻外。盡成胡地。杞憂者惴惴焉。銅駝荆棘。是慮而

臣高目

國勢腐心時艱。因想賈生當文帝朝。烟火萬里。方內戢寧。猶痛哭流涕不已。乃若今天下中外人心。舉無足恃。真可

爲痛哭者四。可爲流涕者三。關外諸臣固

皇上托以節制。寄以封疆。授以三軍。其濟

君之靈。不濟以歿繼之可也。乃持劔衣。鏘者聞先聲而宵遁。若草木之盡。甲兵乘憲行師者。望虜塵而敗走。如狐兔之避鷹犬。尤可異者。已逝復用。而桑榆暮收。猶哆哆高談。若自比于一青之孟明。彼古者力疾就戎。寧歿軍中。身親督戰。誓不與賊俱生。伊何人哉。可爲痛哭者一。材官武騎。持節佩印。執殳荷戈。固用以戮力疆場。斬將奪旗也。乃統袴肉食者。見虜股栗。未對壘而氣奪。陰謀叵測者。倒戈相逐。反向道以助逆。又如邇者遵義。把總插血。締盟列營。露

辦公然與督臣爲難而廣寧三三進將匿影埋形莫踪緝捕竟成不可問之南陽求其爲我

皇上盡瘁無二如左輪采殷不敢言病食不下咽醫指示信者誰其人哉可爲痛哭者二士卒披堅銳列行伍指揮唯將軍令乃今之兵何如也索安家索行糧何啻鯨吞而虎噬乃或中途星散或臨陣瓦解無異鼠竄而狼奔又如邇者登萊西丁十百成羣謀發大難之端而都城募兵白晝持挺蜂擁楊參將之門夥屋探囊莫敢誰何

斧殺近地咫尺

天威尚爾無忌今日不能使之俛首帖耳異日安能令之

赴湯火也。彼羅雀掘鼠。軍無叛志。食槐葉菜節。士無二心者。豈另一肺腸哉。可爲痛哭者。三項閱經。臣疏稱。遊難人言。奴酋欲攻山海事。急矣。謀國者當如衆鑄之叢體。芒刺之負背。乃處救焚拯溺之時。持悠悠忽忽之心。終日講選將。今趕趕于城安在。終日講練兵。今投石超距安在。終日講器械。今剗龍斷蛟安在。言者自言矣。而行者如故。卽奉旨切責矣。而因仍如故意。以爲奴故。可以虛聲恐喝。未必卽來乎。臣以爲正患在不卽來也。語云。虺蛇終日不噬。則嚼草木以肆其毒。天性固然。今之不卽來。正策萬全。圖大舉。以甘心于我。而我固嘻嘻然。如燕巢于幕。不知禍之將

及也。可憐痛哭者。以天下人心言之。無賴貧民窮于
加派。迫于迫呼。剜心管眼。嘆溫飽之無時。糶穀賣絲。嘆身
家之俱困。斯民鞅鞅。蹙額無措。怨憤之聲。愁慘之狀。不忍
見聞。唯幸目前。有變不願。天下太平。而焚焚黎庶。咸爲然
喪其樂生之心矣。可爲流涕者一。不軌奸民。包藏禍心。瞋
目語難。或呼朋引類。而橫行閭閻。或潛往潛來。而廣結死
友。或捏造流言。而煽惑人心。以爲時平救寧。則劫盜奸淫。
猶有明法。變生搶攘。則子女玉帛。唯所欲爲。固懷乘機伺
隙之計。爲斬木揭竿之圖。黃巾赤眉。恐在旦夕間矣。可爲
流涕者二。其在守法良民。談逆奴而色變。望榆關而心愴。

一聞訛言舉

國若驚父謀之于子。兄告之于弟。咸思爲全軀遠害之計。欲垂察而往。徒手恐不能以聊生。將捆載而行。將象齒因以助爨。索索矍矍。進退維谷。咸自擬于山頭之雀。似此景象。無論大敵壓境。卽草澤間有掘起之奸宄。而離散分析之象成矣。可爲流涕者三。將心縮胸矣。軍心驕悍矣。民心在在搖動矣。臣故曰一無足恃也。倘天未厭臣奴。不悔禍將空國以來。窺我關門。恐腐薪不可以撻兵。鈍刃不可以截肉。貨帥市兒。不可以禦強人。悍馬嗟嗟。此時豈臣子所忍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一怒借往以儆來逝臣罪案已定者
可稽兩觀之誅懲一以戒百募卒鼓譟不法者可緩市朝
之肆乎且下尺一之

詔告布中外明示加派期雪

國耻原非得已擇一二被災地方或賑恤或減加額之半
又明示我

國家山河一統么麼小醜其何能爲務各安室家無動搖
其有妖言惑衆者卽坐以不赦之條以此震聳將士以此
聯絡民情則

雷霆之威足破披靡不前之積習雨露之澤足綰離析不

屬之渙心。三軍用命。萬姓効順。于以圖恢復而張撻伐。寧畏奴酋哉。

皇上何憚而久不爲此也。至當事諸臣亦應切同舟之誼。馳域外之觀。勿立水火。勿徇情好。勿空言飾聽。勿目前塞責。惟是剖心嘗胆。泣血枕戈。期必淨掃奴氛。而後已。近如四川巡按張論。遣善飛石者徐戍等二人入都。爲

國血誠備極苦心業微

旨依式製用矣。而無人照管。致兩人資斧不充。寄食於都。新道臣家舉一事而他事。怠緩可知。何復泄泄也。昔金人渡河笑曰。南朝可爲無人。願諸臣共相策勵。宵旦經營。使

奴畏

中國有人而勿敢動則

宗社生靈不有厚幸哉

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福建湖廣按察司知事

御史王心一江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註

廣東道李玄條上定

國是振

國紀三說意以天下之所以宣鬱導滯修廢舉墜集野謀

而佐

廟筭者孰非以章奏哉章奏元氣也元氣一日不流行則

忠莖柱石
垂采芳談
隨時之名
疏也

天地爲之否塞，章奏血脉也。血脉一息不條暢，則肢體爲之痿痺。我

太祖嘗謂廷臣曰：治

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過言塞則上下壅蔽。

成祖謂學士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朕與爾等皆勉之。煌煌

聖謨，俱求言之爲兢兢。卽我

皇上御極以來，發帑用人，獨征起廢，無不隨請隨下。媲美二祖，天下稱爲中興。今主乃始未常不虛受，而今漸厭教

也有陰收陽弄者矣。如曰知道了，已有旨了，有明拒顯禁者矣。部院接出。

聖諭曰：再有結黨排誣的，決不姑息。甚至近日有罰俸者，降級者，調外任者，挫直臣之氣，而灰任事之心。幾令中外以言爲戒，何也。豈止輦受言，遠遜湯文，而從諫如流，不及唐宗哉。亦建議稟議覆議者之未盡其道耳。蓋章奏在昔日，患其不足。在今日，患其有餘。在長年久視之主，或兩端擬請以聽宸斷之自裁在。

主少國疑之朝，當執中獨斷以補。

聖益之未及，今新查諸臣，又濟濟盈。

廷矣感

恩圖報不問而知其各有疏奏也但發劄之亦易傷于峭
勵而久鬱之忠或涉于激切倘

皇上不畧其迹而鑒其忠則苦口之良藥不將爲逆耳之
資填乎臣早已慮及此矣敢列爲三說以預箴當事之臣
共成納言之美可乎

一曰立議忌于煩囂同立一朝共事一

主如父子主僕之相聚期于共成一家之政足矣何必功
自我收何必名不自人收故有當言而人未及言者吾言
之如已言矣奚俟更端以煩聒耶有我欲言而人先言者

再聽之如已行矣。又奚事掇拾以塞責耶。每見勃服持白簡者，不皆以台省之人，雜然並進，以各有主之心，開各爭鳴之喙，嗷嗷然非樹已之援，則拾人之唾，甲可乙否，此是彼非，令當事者應接之不暇，記註之不遑，無論其他，卽如熊廷弼、王化貞一案，均之失地喪師，必誅無赦。

祖宗之律例昭然，中外之輿論共著，何明明白白，而言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猶然無已何耶。頃讀案呈矣，如山莫移，似可無言，乃臣細讀

俞旨，味其語意，覺其中微有軒輊，藏有變局，恐異日交射之的，尤從此起，不得不于今點被安用，是多指透覷視耶。

以爲自今以往除機密重情不敢預洩者照舊聽其單疏直奏外其餘如

國是民瘼係

國家之大紀大法關天下之公是公非爲舉

朝○臣○工○可○共○知○共○議○者○不○妨○會○知○連○名○六○科○合○爲○一○疏○十○
三○道○合○爲○一○疏○或○科○與○道○各○爲○一○疏○或○科○與○道○共○爲○一○疏○
既上之後寂然靜聽不許一人別生旁竇以開聚訟之門

倘

俞旨不得仍以公本催之至再至三必得請而後已亦不
許有初鮮終任

皇上之擲置而竟落空談也。如是則進一疏獲一疏之效。公車不煩而批答最易。且有前疏無後疏之制。議論歸一而施行不難。較之煩言起厭。空言無補者。功相萬也。此省議論。政所以伸議論也。

一曰稟議忌于模稜。

國家設宰執。所以平章軍國。豈其首鼠兩可。而奉

旨唯謹乎。年來一力担承者不乏。兩端推卸者亦多。此在平時且不可為訓。况今何時也。羽檄交馳于東西。兵餉屢借于中外。人心洶洶。

國勢岌岌。呼吸之間。其關於成敗利鈍不淺。而猶得泄泄

乎。臣不暇悉數。已往騎墻占風之私情。卽如近日應決之奸宄。填滿獄中。無名之磷玉。招搖關外。仗馬之斥。敢摘黃台之瓜。指鹿之奸。實假憑城之焰。

中旨屢出。非

祖宗任相之鴻規。紅丸輕進。鬱中外庶藹之公憤。此皆輔臣之責任。不可他諉者。如徒以該部議復等字樣。推去不惟誤。

國且誤身矣。不惟終無令名。且名節併弃矣。自今以往。臣

願輔臣于各章奏。細加覽閱。力爲担当。有必當奏議者。照當批該衙門知道。如係

宗社安危邊關利害舉

朝○共○以○爲○可○而○我○以○見○其○萬○不○容○已○者○便○當○一○手○握○定○一○
筆○批○煞○卽○宮○府○危○疑○之○情○庸○人○駭○爲○不○敢○齒○者○不○難○直○報○
明○告○惟○

皇○上○傳○宣○之○令○諛○臣○憚○爲○不○敢○返○者○不○難○引○燭○補○牘○限○之○
以○時○且○勤○之○以○奏○報○

朝○廷○不○頒○兩○可○之○詔○臣○僚○自○脫○規○避○之○門○將○見○一○疏○之○入○
足○當○百○世○之○請○一

肯○之○出○可○垂○百○年○之○模○其○于○調○元○贊○化○之○名○義○殊○無○愧○乎○
十○日○覆○議○忘○于○恆○怯○

國家設立院道等衙門各有職掌業已奉

旨下議其可否白洞若觀火按

祖宗之成憲而叅之以時事之機宜卽朝受

命而夕奏報亦何不可一覆則萬口自息而人之去就可
決也一覆則百寶自塞而事之興罷可定也議論化爲成
功

明旨便爲令甲當局之職業旣盡接踵之清議不起不惟
國家得結不了之佈各衙門亦享無事之休求牧求芻
豈異人任何年來大謬不然也顧情愜而占風望氣習成
推卸之套養成模糊之風在言者之胆氣可定僅兩可以

寒資若疏中之意義有路。輒高束以莫聞。

皇上試檢御極未下部之

旨有一二月覆者。幾何有一年半年覆者。幾何卽嚴旨竊責之。章奏有實實見之施行者。幾何遠不暇論。如近來梁之垣二十萬之帑金。有無遭遇風濤。竟借海名以掩貪。何棟如以六千餘之浙兵。果否交割明白。敢不拜表而遂行。此何等關係。乃悠悠忽忽。歷數月而未有着落也。非玩弛之極。不至此。自今以往。願部院諸臣各將奉到章奏。以虛公叅之。勿惡人之代吾之斷。而故爲倚閣。勿畏人之議吾之後。而故爲觀望。勿慮前官謂吾之形短。而半吞半吐。勿

顧後官謂吾之路長而旋舉旋罷需議者卽議可覆者卽覆大家放下令而各衙取出熱腸務使袖中之彈文歷歷見諸行事而

廟堂之頒降一一果有實績可也近見邸報條款兵政一疏嘔盡心血句句救時急着便得實見之施行收效不淺但恐各部不肯速應之也則六科註銷叅奏之法已經明旨申飭者不可不着實舉行者也大抵我

國家受病之最深處不在嚴核而在縱弛
國家縱弛之牢不可振處不在省直而在

朝廷

皇上試看

祖宗立國之初。與嘉隆初年之政。有官弃城而將逃。伍者否。有軍脫巾而民揭竿者否。人人視功令。不啻鼎鑊孰敢甘縱肆。而以性命殉也。昨雹霾之戾氣。可駭可詫。近

皇城內外之間。而百數年來。未有之變。天豈無故而淫怒。以逞無亦日及我。

皇上姑息之過。坐視囹圄肘腋之奸。連袪比肩。而不速除去。故爲是震赫之象。以示法乎。無亦日及我在廷諸臣。推諉之甚。共視囹圄肘腋之奸。賄屬請托。而不速正法。故爲是肅殺之象。以示斷乎。臣初入班行。亦極知不應履虎之

尾而撩亂之頭但一腔熱血亟欲灑之
丹陛卽犯時忌所不恤也伏乞

皇上察臣微忠嚴勅中外諸臣同心戮力反怠緩而爲明
非別做一番世界庶國是定而國紀張積衰可挽回而清
議亦可省矣奉

聖旨近來章疏煩多這本說關係事務連名合疏不必瑣
陳依議行該部知道

定道臣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
應秋等會看得自昔豪傑之士掃蕩妖氛勒功名於鍾鼎
皆以氣爲主有吞吐山河之氣然後有塵芥性命之心不

然居常奄奄如泉下人。一聞虜倣望風遠遁。此婦人而黃
眉者耳。辱身辱。

國莫此爲甚。詎可令胡雛見也。前歲遼陽失陷。以身殉國。
若張銓。何廷魁。崔儒秀諸人。項背相望。高出胡家棟。亦既
聞且見之矣。怯夫慕義。何處不勉。况兩人素以才名自負。
哉。何爲抱頭鼠竄。揚帆航海。偷視食息於人間也。逃臣得
免。擊鼓亦可已矣。高出乃敢倡爲捐棄廣寧之說。炫惑人
心。蔑視。

國法罪更浮於嘉棟。一則赦而不逮。一則逮而不誅。識者
已知。

國無法度矣。未幾以廷弼之推轂，兩人復覩顏仕遼白骨，
再回報。

恩有日，宜少立微功以蓋前愆。孰意其有大謬不然者。當
經撫盛氣角口之日，兩人秦越相視，袒既分於左右，謀更
疎于綢繆。大敵在前，恬嬉如故，豈真有勝筭能固吾圉，不
過預蓄一駿蹄以爲生入玉關之計。故一聞虜傲喘焉急
奔，若驚鳥之投林而唯恐或後也。雖

祖宗數百年疆土，數百萬赤子，淪於夷狄，不啻芻狗棄之
矣。嗟嗟遼陽之陷，死難者纍纍。河西之陷，死難者有高邦
佐。汗流滑炭，仄於節完。血化碧爲心丹，雖死猶生也。高出

胡嘉棟與熊廷弼王化貞韓初命攜手同逃囚服對簿不知他年何面目見邦佐於地下耶平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豈其渾忘却也以彼其材甘作淫奔之婦而不羞亦大可哀矣。驢友何薦可輩反稱之爲忠義是世間另有一種逃忠義士也。卽今開局修史當爲五人同立一傳。直書曰是役也虜騎尚在沙嶺五人聞風先逃喪地七百里此古今之大耻也。必如是方成信史方可爲人臣誤國失節者懼不然逃臣勿加重討恐人人效尤萬一戎馬生郊無爲

陛下守國者矣。按律軍官軍人再逃者絞監軍軍之司命

也。一避且戮庸可再乎。宜服重刑以彰軍律。

定首禍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看得奴酋阿骨打之苗裔也。梟雄有謀狡焉思逞非一朝一夕矣。即使壯猷元老仗鉞臨戎猶懼非強胡敵手。李維翰何如人哉。正所謂空有其表而胸中全無甲兵者也。誰乘

此時當國者能無愧汗否

圍成而昇以軍旅之重寄乎。奴以李永芳爲心腹我付之兵柄而不問奴以互市爲機竄我聽其款關而不知一旦變起倉卒屠城如削草菅。天方授虜未可與爭。使維翰知已知彼堅壁固圍猶不失爲中策。乃紅旗一催而二三萬

無辜赤子、利鏃穿鼻、白刃刺胸、傷心慘目、所不忍言、大勢
一潰、剋城隳堡、勢若破竹、屈指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卽
陸機河橋之役、房琯陳濤之戰、不慘于此矣、維翰藉口兵
難遙制、鞭長不及馬腹、古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彼
何人哉、墮軍寔而喪名城、迄今青燐白骨、隱見於塞北、誰
實貽之、維翰喪帥失地之罪、雖百口無以自解矣、坐之重
辟、庶懲首禍、若鄭之范、尤可異矣、視危遼爲金穴、倚署道
爲壘、斷且無論、剝民剝軍、見金不見人、卽攫取官帑一節、
賊私狼藉、是肱箇探囊之雄也、利令智昏、雖強胡壓境、而
一切防守預備之策、悉置而不講、豈非

天奪其鑿而速之戾乎最可恨者聽周永春一紙手書盡放兵馬於村屯胡騎驟至縱欲并城借一能隻手以抗虜手既開門而揖盜遂策馬以疾奔此逃之首而罪之魁也犬彘不食其餘矣肆之市朝庶快衆憤

授毛文龍總兵王一寧登萊府通判贊畫文龍軍務

經畧王在晉綱繆山海之防疏曰臣聞慮之道以豫勝也

豫之道以懼勝也臣之守山海也能知懼而不知豫也以

時且及而不可爲豫也夫山海之防亦艱矣奴之煽禍攻

無堅城戰無勁敵聲勢正熾而又禱之以西虜也來不來

往不往順非順寇非寇予之而靡厭其欲懼之而恐失其

惟一心以防奴。又一心以防虜。可不謂艱乎。奴虜交訐。而
又禱之以流人也。懷之而非可懷。達之而非可遠。飛鳥有
依人之意。饑鷹萌攫食之思。昔以防外。今以防內。可不謂
艱乎。內外多戾。而又雜之以奔卒也。養之以恩。則玩樹
之以威。則對同舟。已成敵國。蕭牆潛伏。隱憂兵以禦患。今
且貽患。可不謂艱乎。內患正殷。而又雜之奸細也。始以疑
而用間。繼以信而賞。奸我不能得。彼之情。而彼能盡。得我
之情。遠不在郊圻。近在肘腋。可不謂艱乎。居新設之衙
門。事事草創。守破殘之疆土。在在顛危。馭捏抗之人。情
時時防變。收奔走之魂魄。刻刻驚惶。器械盡已拋棄。馬匹

俱已倒換黃沙赤地。關河無草色之青。種土腥風。灌莽滿
骷骸之白。數萬人民野棲露處。詎任祈寒。千間席舍。破壞
棚塌。曾無土壘草料。照錢可買。而軍士竊以充薪。物價凡
百沸騰。而錢糧更加。卽省關上皆浮寓之民。人家久已遠
避。關前多散潰之虜。虜酋又爾淪亡。我惟幸奴之不來。一
聞奴至。恐潰散之形立見。而難披之勢遂成。此時卽有孫
吳督陣。管樂談兵。而疲卒不可使強。餒氣猶難立振。矧以
臣之寡昧。無聞智能。盡索者哉。然此猶以人情事勢爲憂
而未談及地理也。臣請以山海形勝言之。臣所居者一掬
之城。週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牆倚牆而築者。亘延

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沈澗連城極天無際虜奴舍騎登舟
掛席乘風鳴檣破浪瞬息直達卽以千百船艤灘而岸直
滄海之一粟而今所移千百之舟師安在哉昔呂頤浩謂
虜必不乘船而今蒲軍駕船直犯明州復犯温州臣不效
頤浩之愚以海爲無足虞也城地爲角山山脉從居庸古
北喜峰迤逦千餘里沿山設關隘以障柔顏諸夷部關城
枕之綠垣于山是爲邊牆而峰巒更高于垣數仞賊如憑
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間中闕爲閘刀以喜嶺蜿蜒
縷綿迤紮抱關門嶺高于城張弧決捨矢達城樓登嶺下
睨一城盡在目中若架火炮樓堞何能遮蔽高嶺有乘墻

之便斗城無賴兵之助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奴
有戰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通貢夷之道嚴逃戍
之防有兩河爲保障何夷虜之足憂而今且以爲衝邊絕
塞者豈真謂峙有形之天塹成不拔之金湯者哉臣與同
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夫敵樓孤峙
能擊遠不能擊近倘爲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搏擊而我
失其所控御矣有爲築邊城從芝蔴灣起或從八里起者
約長三十餘里北遶山南至海一片石統功總報角山及
歡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爲捍敵但計費正鉅而
民夫當用數百人夫國家爲萬年不拔計何恤一二百萬

金獨是數萬人夫復召募千

畿輔之地。薊永之民。不堪勞役。柴米益貴。而兵民益無所安。如是。召亂之端也。欲用兵爲夫。而兵不習工。卽多加工。食亦不願赴。且廢其操守。離其行伍。而虜騎卒來。大衆奔。除有汗漫不及收之勢。况內城止有向南一面。從新整飭。而東西北三面皆寥寥落落。俱未修築。羅城。跋羊。可越。尚。未增高。而乃舍近圖遠。似非得策。然此。塼。畢。竟。當。築。不。築。則。關。門。必。不。可。守。此。非。旦。夕。之。功。不。可。若。是。其。幾。矣。臣。子。身。任。事。知。危。不。避。見。險。不。懼。斬。溫。禺。以。擊。鼓。血。郵。支。以。築。鈔。決。不。以。虜。遺。

君父惟是地利人和全無倚藉直抒情景並無一字之欺
一言之謬倘夷鋒突犯櫻城莫禦彼時百喙亦難自鳴身
命所不必言而

社稷爲重臣敢不控聞

宸聰爲先時內備之計所爲內備之計不在募兵而在訓
練實在之兵不在添將而在選擇有用之將夫兵之難散
也甚于招而將之難知也甚于文徒應數而不以實求則
失人徒藉兵之用而不虞兵之患則釀成禍京師有募
兵之令而邊軍起攜貳之心軍逝而缺伍又牽引守關之
士從者彼爲趨利此爲避害人情有不樂京師之安而

苦邊塞之危者乎。有不願長安之漸餉而就邊陲之九錢及四錢五分之餉者乎。今黜密永俱有增糧之議。萬一求增不得。邊軍立潰。則都下之召兵爲之喘矢也。添一官添一官之費用。費在

公家。添一官增一官之役使。其苦在軍士。營路積蔽。一經查閱。巡視先科。分使費差。舍差官祇奔波驛馬。令旂令箭。但驅使錢神。威愈嚴而愈添狐駕之焰。體愈峻而愈藏兔窟之奸。

尚方之劍。雖利不能斬斷藤蘿。今而後始知冗耗之繇。而鑿潰離之楛。蚊聚烏合之兵。卽爲狼奔獸散之兵。雖多亦

奚以爲剽永之間通津之地阮氏叢腸膏文枯骨亟宜令
彼處撫按銷弭前患

輦轂之下潛伏奸細李永芳孫得功之計廣行間諜窺我
虛實人面獸心妖言鬼技暗中結構執楚兵之急走致西
虜之乍驚訛言繁興羣情恟恍陳平有捐金之智趙括無
膠柱之聲詰奸之令當嚴緝奸之案早結

朝議息而邊患止庶可求危邊之一線乎

此連編歷
可以計人
心之精玩
尚空舉行

兵科朱大典上救時實着疏曰方今九列充廷百僚布置
我

皇上冲茂勵精臨御不輟於允發帑用人諸疏朝上夕下

捷如轉圜。謂爲無不集之務。無可摘之端矣。而無柰綱紀空懸。章程不飭。絲綸之柄。旁移次序之規。漸替朝講。祇循故事。修省僅習。靡文兵農各有專職。以越俎而殲生紳。弁原自分途。以指多而肘掣。盡結言路之舌。空灰任事之心。內外大小之間。相冒以名。而不相責以實。諸可指而議者。未易枚舉也。而今日之重大而急切者。莫如東事。向來之餘虛而坐壞者。亦莫如東事。職以五年外吏。拔置西臺。感慨遭時。安敢勦說。竊念自有奴變以來。費餉不爲不多。征兵不爲不衆。經畧凡三易。而喪地千餘里。此豈逆酋有役鬼驅神之術。奴兵盡拔山扛鼎之倫哉。亦以奴所以犯

我者着着皆實。我所以禦奴者着着皆虛也。試觀奴之謀主奴之頭領。有一不畢智盡能實實爲奴效死力者乎。而中國無有也。奴之部落。奴之甲仗營壘。有一不精悍堅銳實實欲削人死命者乎。而中國無有也。以臣生平之所窺。酌目前之所急。竊謂將必以能戰者爲實。而無采虛名。非不知上將貴謀而賤力。而以謀爲借者。藉口韜鈴。妄談象緯。皮相之輩。駭爲孫吳。復生隆中。再出每見一疏而薦百十餘員。淺夫因之。而納賄深人。假之以怙權。窺利而進。見敵而靡。如是以爲將帥。卽如雨之多。何益也。兵必以堪戰者爲實。而無取充數。按練兵之法。首言練膽。有膽而後遇。

敵不奔方可收技。能勇鬼之用。自崔符者。侈言數多。召募者務求足額。如何棟如之兵。半空於七千之內。安家之冒破難稽。賈祥之兵。矯擅於五百之外。沿途之搶攘最酷。而淮兵之到東省者。既不受登撫之節制。又不聽天津之調。援殊爲二。東隱憂如是。以爲兵卽有如林之衆。何益也。技藝以用之。對壘者爲實。而無貴花法。凡花法有進有退。而對敵有進無退。當以人身爲準。立標於十步之內。上下左右。睛凝手穩。不差毫末。而弓矢樹的於五十步。以水平貫革命中。爲奇。今教場之選練。演成局套。如其某者。始以吞刀走索之徒。充選。聞有輪關之調。遂挾衆置凌。甘心斥逐。

前日闢奇弄捷之技巧安在也。火器以利於施打者為實。而無務淫巧。稽火器人便攻打者。無如鳥嘴佛郎百子等。銃而埋伏有地雷焚燒有火箭近者紅苗火銃最為猛烈。可用而好奇者增飾為火鳶火虎火人火馬毒烟毒砂之類。非不炫耀睹聞。不知劑愈巧。用愈舛。反致悞事。彼身不習騎射。胸不諳韜畧者。多借為售用之地。未見收尺寸之效也。營陣以裨於衝突者為實。而無泥往法。凡營陣之設。不過藉以一耳目。齊步伐。使夫奇正相生。首尾相應。已耳。自握奇之秘不傳。而便於演習。利於攻擊者。無如鴛鴦三迭股法。乃厭弃勿習。而竊裴緒李荃之偽演。托於八翼六

花五行生尅之理。識者辨其爲兒童之戲。巫覡之妖。彼岳家背嵬。教以低頭砍殺。卽兀酋鐵騎。止令親兵督戰。未聞有奇巧陣法。炫人觀聽者也。戰必實修戰之具。無如河西之僞言戰。一切士馬不練。器械不飭。究且兵未見敵而先潰矣。守必實葺守之備。無如關門之拘言守。一切城塹不設。濛陷不挑。究且賊未泊城而先奔矣。此因前事之膏盲。爲救時之針砭。若能亟亟改。尚七年之疾。可瘳如復。泄泄從事。懸絲之息。不接。然治極虛之症。參朮雖具。必得桂附以回陽。則

國憲軍律。固當今之桂附也。今日之將。非貪則懦。今日之

兵非謹則逝何可一日無法臣惑以爲法行自遠不若行之近者之倍爲震也雷霆一擊而傳响者殊疾也法行自賤不若行之貴者之倍爲悚也欬表一芟而望景者自端也今

輦轂之下拆廟拆屋之兇屢屢見矣若不盡法處治何以飭各兵之在途在邊者不以鼓噪爲常事乎司寇之獄逝紳遊弁之逮纍纍是矣若不速爲斷決何以禁後來之若大若小者不以偷生爲得計乎庸醫不識病有淺深劑有輕重一味以平穩爲王道遇沉痾之疾桂附不施輒謂參朮罔效亦猶是也臣以禦虜諸實若進而終之以法紀誠

有見于藥不眩眩厥疾不瘳故耳伏乞

皇上赫然震勵大奮乾剛

嚴勅大小當事諸臣愛志易慮以實心圖實事以實事課
實效一惟

國法爲凜凜寧直畫關爲守於以恢疆掃冗何難焉

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功要之議奉

聖旨這本說內供錢糧及奉聖夫人皆已屢奉明旨若欲
盡屏左右何人侍奉陳邦瞻職任兵部當盡心料理邊務
何爲效小臣沽名瀆奏其京營練兵事宜着邦瞻便與總
協各官商議整頓來說毋事空言該部知道

督餉御史江日彩直言榆關濫

上命各監軍兵備嚴加稽核

天炎

命暫停講筵

刑科沈惟炳請廣庶常選額以新泰運

上諭候臨時裁定

復諸言官

上曰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陳但因掇拾煩瑣無補
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
忠悃帥衆姑免調外任又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

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劾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其言既驗併給事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卿爲輔弼元臣朕嘉補牘不難轉圜卿宜卽出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各求實濟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

江西妖民程鵬伏誅

按鵬自號西山布衣私藏天文兵法藏結諸書刻有西山草妖書三十三篇皆妄言國運至于氣數一篇尤爲大逆不道以此流播搖惑人心謀爲不軌一時省城流言突起附耳偶語籍籍紛紛士民惶悚旋有移居出城避禍訓臺房公壯嚴設法審捕之得其妖首程鵬正法梟示黨與將散人心復定不動聲色消肘腋之隱奸莫大焉于盤石勒

亂之界偉矣哉

賁州土酋安邦彥叛、攻陷龍里、薨安、圍困省城、

兵部奏議宣達

皇言、共襄捷伐、以張聲援、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遼東
經界王在晉揭前事、又准天津巡撫畢其揭、為運艘回津、

順齋公務、據實塘報事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刊部、為照毛
文龍寄命朝鮮、潛踪海島、囚虎難關、飛鳥難依、臣部向議
發閩兵三千、航海應援、仍乞令戶部給銀六萬兩、以濟其
急、誠憐之也、已而閩兵不能即發、則請淮上兵、勒期渡海、
竊為奴酋雖鳴金而西、反顧巢穴、未必無恐、或以偏師、出
其不意、搗其虛而擊其怠、或以得志于奴、乃躡輔上而經

臣與津撫之疏俱先後至矣、據所稱運糧委官陳汝明備述文龍彼中情形、與臣部疏意相合、似已無容再贅、獨是朝鮮一彈丸之屬國耳、四封之布至、所出幾何、而使之戰、則臣必不能聽空拳之將、而使其丐衣食于外國、則臣又不忍、惟有急呼餉于計部而已、臣前

請餉六萬、猶存見少、而該部復吝其一、當此軍興缺乏、臣豈不深維計部之難、而有此可用之師、不圖接濟、無論厥忠臣義士之心、而亦何以令屬國勸也、除准兵見在登萊、堪以卽發外、今當天常屢就近糧二十萬石、僅十萬石、戶部再發糧十萬兩、動支買布三萬疋、解發文龍、仍

勅工部給以火藥火器鉛鐵皮革盛甲藥物隨船帶去庶
各兵衣食不乏而器具應手矣至毛文龍備歷孤危猶懷
報

主條議方略尤徵壯猷卽授總兵職銜

頒給

勅印旂牌一切假以便宜行事仍令王紹勳嚴大藩等同
心協力共圖征勦有功之日一體陞授既經議呈前來相
應伏

請合候

命下容臣部咨發接濟奏上

先行

山東妖賊倡亂攻陷鄆城撫臣趙彥發兵捕之

巡撫趙奏報曰本月十一日據兗西兵巡道關調羹呈
據鉅野縣報白蓮會首楊子雷兄弟各倡異教
較射爭鬪皆為打傷今二犯就擒尚有餘黨未散等情
十二日又據該道呈曹州報稱白蓮教頭李太張世佩
等聚眾千人左右大營札營本州并鉅野縣武軍營夫
下餘人將營圍住李太等各持鎗刀拒捕即將李太并
佛頭張世佩等五十六人當即捉獲身邊搜出紙人四
千紙符日火金剛趙菜一包云鞋一雙到州其餘四散
逃走十四日又據該道呈據鉅野縣報白蓮教首徐鴻
儒號數千人徑圍遷家庄又據鄆縣據稱白蓮教黨一
千八百餘人前來本縣梁家樓圍身當令捕官督統馬
扶民壯擒拿勢甚兇勇不敢向近距縣僅二十里急在
濰州等因又據曹州報稱深得白蓮教首徐鴻儒坐入
人轎在下家屯殺一猪一羊以祭刀往梁山取齊同山
西第三頭自尤第不知數目同行約至梁山寄下婦人
數員方言交錢遂由到職職聞報即委都司廖棟領隊

營馬步兵二千名臨清署李都司彭修盟領兵一千德
州遊擊張協領兵一千名刻期赴鄆城鉅野二處合辦
勦捕但省城距野鄆城五百餘里臨德二州鉅野鄆城
七百餘里未能旦夕猝至又據兗西兗東濟寧東昌東
充五道統各道營兵并沙溝守備王文樺各州縣鄉兵
先就逃防勦外賊復思白蓮教爲首逆黨有限鄉村愚
民候被協從者實多師一與玉石俱焚恐干天地之和
臣差官持表柄白牌開示禍福曉諭二次又大發告示
曉諭二次止誅首惡以驅逆黨存出首解散者俱免
罪不送官兵妄殺去後徐鴻儒于文啓原係鄆城鉅野
之界百人因與林連會相構結黨先占梁家樓十三日
已時搶進鄆城縣程知縣俞于翼逃到城上與史俞公
子被害初賊到城下四門舉火城中亦舉火滿街俱是
戴紅巾的殺人印時將南門開了不費一點氣力是實
賊相房而長拋口有是哉遼庶之復轍也近因東氣未
平人務洶洶民無固志臣已慮及于此二月條奏冀守
一云責有司保守城池嚴明賞罰今不啻再三不意
該縣之弄城如逆屢也夫白蓮林樺二教處處有之而
曾設爲其時者二教爭勝聚衆擾攘有司不得不行緝
捕三州縣共擒百餘名遂成騎虎之勢如而圍庄院營

而陷城池賊勢雖重我力非寡惟竭力拒守賊能得越
飛渡無奈命于真之不然也倣報日聞不知畏備罪之
也城夫隱占不令守埋罪之二也逆黨滿城不知覺
罪之三也火起內外束手無措罪之四也奔城逃去
罪之不顧罪之五也總之律以失陷城池其何辭但本
官到任未及一月據報二千被殺未知虛實亦于罪難
姑貸耳陷城之後劫獄搶庫殺掠人口俟查明續報外
惟失城已真事體重大敢一日而少緩哉該職會同總
理河道陳道亭巡按王一中據實陳奏伏乞
勅下兵部復議上請嚴加查勘施行迺走知縣俞子異
已經職等提問究報外所遺員缺作速銓補至白蓮教
黨敢于倡亂也不因饑荒不為催科祇緣久蓄異謀遂
爾肆橫逆天滅理罪大惡極臣等督發三營大兵並合
五道甲士分路並進齊心合力賊在城則坐困賊入山
則追擊全底魚游何難即滅不敢以賊貽
君父憂也若職明不能以獨遠智不足以防奸異教猖
狂撫綏之義何在城池失守安懷之責奚辭時方討賊
恐涉規避少俟事平之日自効求罷統乞

聖明

謹奏

川師克復險關攻逼渝城督撫監軍請臣報捷奏曰逆賊樊龍盤據重慶扼險二郎佛圖二關會父子虎視瀘納專倚聲援形占三寨以爲天險莫敢誰何茲官兵一集始破二郎關賊膽已寒再剋佛圖關賊魄已奪以千萬之衆直逼城下環而攻之則釜底遊魂緊頸可俟若渝城恢復卽移得勝之雄兵擊瀘納之逆酋勢如發蒙振落不著可知矣。

時賊兵堅據七月有餘而渝城三而皆江今春水泛漲一望瀾漫賊不能飛我亦難渡其出入必徑之要地惟二郎關連凡十七大營宿以精兵數萬其爲謀愈亦狡且秘矣我兵前此沿江而守者一以力防下流一以容圖其意將出奇以取勝耳若不若穩據兩關堵截固守

使賊首糧食之路斷絕而應援之兵難來必成擒矣
是總理四川監軍道丘志充貴州監軍道楊述程會同
四川總兵杜文煥等領毛兵等官軍前進二十二日攻
佛圖關二十三日再戰幾入其壘二十四日黎明杜文
煥率領親丁及毛兵營參將楊克順等兵直衝賊營石
柱宣撫領兵秦明屏率部兵逃出賊後賊督兵五千出
戰杜文煥指揮衆兵奮勇前去賊衆大敗人佛圖關下
殺死三十餘人屍積深溝兩岸俱平賊營二十餘寨一
時俱空真渝城有變以來未有創賊之盛如斯日者也
二十五日部行督兵攻城同日又據重慶府忠州判官
陸河南新鄭知縣胡年表報甲職于二所關分佈河南
北兩路漢土官兵連營已畢二十二日發部下衛鋒將
士旂手領兵徑取佛圖關二十三日督令宣撫司女將
秦良玉領官秦明屏率各將官秦翼明該良佐等併力
攻打斬獲賊功無數二十四日復與賊大戰燒燬賊營
一鼓奪關賊兵大敗逃竄至城下俘斬甚多俟查明另
報一二日內即可擒斬逆賊恢復渝城矣

王戊給事中張鵬雲疏曰昔者張差持挺闖

宮正

東朝危急

聖祖震動之時舉朝皆有

宗社之憂卽鄭國亦有家門之慮此何時何事廷元職
司巡視親鞫其事以臣子而首定亂賊之獄當何如忠憤
激發乃平平點綴插入風癩輕輕轉語贅以點猾眼目顯
然伏案頗巧然則廷元爲鄭國奉護法爲龐保劉成郅身
也其設心良苦而其造謀殆不可掩矣及提牢詰究而風
癩之計破

文華鞠問而欽犯之案結廷元網羅密布牙爪滋張凡爲

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徙，或察或謝，以爲張差報怨，以爲風癩結局。不惟一時之人才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顛倒無餘，總皆廷元之爲也。聞當日

慈寧宮

召對之時

皇祖面諭羣臣，御史劉廷元奏原是風顛，外邊如何有許多說話，卽此觀之，風顛二字，喫緊乎。不喫緊乎。廷元之入風顛二字，爲保姦乎。抑爲發姦乎。若非

九廟有靈

皇祖獨斷，風顛二字，到底糊塗。持挺奸謀。一筆抹盡卽

先帝一用之太平天子孰敢存不可保者不知廷元此時將與胡士相等同功乎抑將與王之寀等同罪乎章下所司

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垂簾欲聽政據從哲疏云具揭立催亦止為移宮耳夫諸臣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一切章疏在

乾清宮不入

慈慶宮者已二三日國政幾于中斷賴他輔臣訪知之而臣工更益急請。

皇上試簡從哲移宮揭中曾有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

臣從邸報中恭誦

聖諭云輔臣誼在體國爲朕分憂又諭云凌虐不堪朕晝夜泣涕六七日從哲爲

願命輔臣貂璠貴戚誰非姻里倘少肯義形于色何至令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臣謂其未嘗慷慨一言殊不能解也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褫奪明罪釋疑弗允

兵部尚書黃克纘護曰

先帝卽位正當哀痛焦勞之時因感寒卽患虛弱之症曾召閣部科道官入

時會森未
上克纘先
有此冊

宮語以癘狀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等至

宮門外有鴻臚寺李可灼自言欲進紅丸臣同今吏部尚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袖出萬病回春書一卷載有此方諸臣亦未敢以爲可進也及入

宮問安叩頭畢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宮寺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丸着喚他進來可灼入因診脈奏藥卽傳取人乳藥白和藥以進

先帝舉玉杯飲藥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候于

宮門外至中復

召入曰朕飲此藥倦欲目心睡及覺體有微汗似已小安次
早即開

上拜矣此進藥始末

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有據實會奏以釋羣疑者也禮
臣所言君臣大義忠愛至情欲使天下後世爲人臣子者
於君父有疾凡一飲一食之微皆不敢忽而閣臣實未嘗
使可灼進藥即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輕易之罪、將安避之、至又言移宮一事、臣記九月初五日、

皇上將登大寶、而

選侍尚未移宮、九卿具公疏後、於

慈慶宮前問、三閣臣答云、已具揭、擬一宮使之檄移矣、圓至十庫前、而揭已奉

御批、移之、噫、驚宮、今閣臣疏稱

仁壽殿、豈臣所記憶、或未確乎、

國家大事、當聽冢卿具疏、臣因當日視見、且彼時大九卿

今在朝者、惟冢臣與臣二人、無他諉矣、謹具揭、以便會奏、

梁粵

御史張慎言奏曰、

先皇帝德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深宮之中、煽處傾城、

指公案

當先巧逢、狐媚蠱惑、美疾滋毒、男戎不勝、再設計于女戎、
竇玉大方、賄鬻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為、通國之人、皆知
之、從哲身秉國成、獨不一蒿日耶、安危之幾、間不容髮、乃
封后移宮、喫緊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為臺省諸臣強
而後可、禮臣孫如游、雖以

傳宣宰相、為公論所輕、乃執爭封后、差強人意、從哲當日
委罪禮臣、固謂爭之而得、閣臣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
禮臣受其禍、即移宮一節、見羽翼已成

皇祖之鄭貴妃先去爲望從哲方敢具揭此亦庸而狡之左券矣

浙江道日彩遵

疏曰臣接得吏部傳到議疏冊蓋爲禮臣孫慎行疏叅舊輔臣方從哲引李可灼進紅丸事併傳封議益益移三官事奉

旨九卿科道據實奏以什羣疑天

神宗賓天鼎湖再泣臣在河東巡撫未躬逢一切鼎革大事何敢妄言既會議矣言官又豈義得無言竊惟李可灼進紅丸一事果踪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

朝臣子自有耳目，卽爲從哲有心，而故投不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庸醫殺人，律且有條，可灼非精醫之官，紅丸豈漫試之藥，兩丸旣進。

九五龍升，從哲爲元輔，何故不置于法，重則辟，輕則遣，只令回籍調理，而且賞之，其何以示天下臣民，臣堂官所謂卽未必有其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無以解人心之疑，真鐵案也。貴妃之不封后也，選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不兩有揭進，但大臣當

國家危疑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死生，決當直前爲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禮部執爭之後，有停封之揭，聞其入

宮時意復悠悠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韓琦值英宗病
慈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于白窩中
尋兇兒琦方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想大臣決大疑定大
難其勇決類如此從哲視茲寧不愧死

神祖四十八年英明神武屢定大逆乃以衰世之恭號當
神聖之徽稱直是不學無術此之祖說未必從哲宵心受
也至于張差肆不軌之謀逞闕宮之一擊罪誠大逆天當
時處法只合如此何者

先帝固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族外
戚去愛

妃廢親藩此等光景能得之

神宗否

神祖不傷心否

先帝能安否從古有明行之法有不必可明行之法直以行之史冊此類是也然處法只合如此若無何士晉陸大受等直攻譎秘危言正論侃侃不諱可以拆奸逆之萌而寒賊臣之膽以風癩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思而定中外一時之危有何士晉陸大受諸臣之偉議所以拆奸謀既路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成偏執之亦非今后封停

矣移宮定矣

神祖尊謚改矣。獨李可灼尚未置法。爲數年不了之局。或
辟或遺。惟所用之。方從哲。未必有他腸。惟是卑卑庸器。悠
悠富貴。議旣不足。次機力亦何能任。巨情又多于牽制。所
以遇事眼昏。當局氣靡。青史自有定評。萬古難逃斧鉞。若
必欲以春秋誅心之法。啓我

皇上平滑之事。于

先朝顧命之臣。恐

皇上未必守從。

國家從此多事。亦臣子所不忍爲也。臣堂官疏云。此等大

事姑待千秋史筆也。臣愚拙無私慮，秉無袒直，布其不敢自昧之心，知我罪我所不計矣。伏乞鑒察施行。章下所司造青冊。

時工作煩興，需外解甚急，而侵月好弊百出。于吏部科議移咨各省直備造青冊一，樣二本于進表之日。一送工部，一送工科，得互相覈察，而法外之奸杜矣。

星變

山東巡撫趙彥奏報本月二十五日巳時見天上日明，當午時東二丈許，偏北有一星，明顯隨日而轉。

尚書孫慎行奏曰：前臣有疏遵

旨會奏，靜聽處分。唯是從哲疏支吾轉辯，以爲無端被誣。

臣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丸，據從哲疏云可灼見臣

及同官於內閣又云因令所灼與衆共議臣不知令之者誰又云

內傳催藥甚急遂同看調進夫不言人之同已而惟言已之同人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夫

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爲何藥味

皇考證相宜與否如何也而忍謂隨藥隨崩非藥之故乎此時從哲臣

請速治可灼猶恐無以慰

皇上痛恨雪敷天共憤而滿

朝羣攻。僅票回籍調理。非已實進之。何究貫。如是夫。賞金可諉曰。

皇上而票回籍調理。亦可諉乎。繇前則逆信可灼。有妄進藥之罪。繇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秋者也。昨見戎政尚書黃克纘疏。據實會奏。自其職分。其言進藥事。云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卽知慎重之見。深以藥爲大不可者也。第云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

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當有情節。豈樞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爲從哲解乎。何不明目張膽。一爲

言之不然非其子弟之親又非朝夕之素使別有營爲豈能盡知而云實未嘗使耶乞

皇上將樞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否罪狀剖明并李可灼拷問當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皇考在天之靈杼

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姦邪亦有所畏而不敢其于國祚靈長殆非小補

了延元一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御史劉廷元當

先帝青宮危疑豈不熟聞之突有張差持挺闖入

宮門此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憤激乃徐徐云

迹若風魔貌的黠猾以

君父驚天之威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幸仗

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真信爲風魔俾元兇漏網不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提牢主事王之寀明其不
癩不風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動

皇祖之慈念可以堅

先帝之孝思可以遏

宮禁之邪萌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

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語以贊其長反若挾私以持
其短嘵嘵於忠義亂賊之混將指衛前星者爲亂賊乎

阿

後宮者爲忠義乎。抗正直者爲亂賊乎。工邪媚者爲忠義乎。臺臣馬逢臯、科臣張鵬雲含憤不平，連章瀆奏，皆爲宗社靈長慮至深遠矣。疏入，乃降廷元三級調外。

以慎執法

兩朝從信錄卷十三

終